菜单

沙子 - 文本版本 1.02 251202

- 1. 序章——裂隙
- 第一章——水星迷失了
- 第二章——RS-4中的阴影
- 第三章——新地球
- 第四章——高度戒备委员会
- 第五章——他人的觉醒
- 第六章——断裂线
- 第七章——第二次打击
- 第八章——地球遭受攻击——某种东西觉醒了
- 第九章——守望者觉醒
- 第十章——巨人
- 第十一章——内页一览
- 13. 尾声——先祖的气息
- 14. 相关参考文献

序章——裂隙

向上

这座岛屿宛如大海中央的梦境。洁白的沙滩细腻柔软，每走一步都发出轻柔的沙沙声；棕榈树的叶子在来自无形空间轴的温暖微风中摇曳；色彩艳丽的花朵在人造阳光下闪闪发光。空气中弥漫着咸咸的清新和金属般的清澈，这是由空间轴的人造大气和测量纳米机器人的低语共同塑造的，它们用微小的脉冲监测着一切。每一次呼吸都既充满活力又陌生，仿佛岛屿本身对每一个动作、每一缕波浪、每一步都做出了反应。

蜂巢状的墙壁呈柔和的弧线向上延伸，由闪闪发光的透明材料制成。她站在距离这堵巨大的墙壁仅几百米的地方，这堵墙向上延伸近2000米，向一侧延伸6000米，向另一侧延伸4000米。透过透明的墙壁，莉拉可以看到相邻的蜂巢，那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一个巨大的水族馆，里面充满了真实的海洋生物，墙壁的纳米结构为其提供人工照明，使光线能够穿透每一个深度。但随后，莉拉感觉到这些结构微弱的脉动，仿佛蜂巢本身就是一颗开始跳动的心脏。

太阳离我们如此之近，以至于在地球上看起来比实际体积大了三倍，它像一个沸腾发光的球体，表面如同液态金属般流动。集成在穹顶上的太阳能滤光组件吸收并调节了刺眼的强光，使人的眼睛不至于失明，但日珥、太阳火焰和汹涌的等离子体流却清晰可见。它们以难以预

测的模式旋转、闪烁、爆炸，并在表面拖曳着巨大的火花，与它所处的这颗小行星相比，显得格外巨大。

莉拉·艾文站在沙滩上。在斑驳的阳光下，她的皮肤——或者说她认为的皮肤——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万物依然生机勃勃：海浪声、鸟儿的飞翔、沙滩和棕榈树上光影的变幻。然而，某种东西在她心中翻腾：一种难以言喻的不安，仿佛整个星球都在呼吸、都在低语。她缓缓地迈出一步。起初，她小心翼翼，仿佛不愿离开这片刻，想要继续享受她亲手创造的天堂。随后，她感到一阵躁动涌上心头，仿佛电流般在她感官中跳动。她想起了和乔兰·马利克一起进行花样游泳训练的情景，想起了那些为了稳定一个微型圆锥体而需要的精准动作。一个关于塞思·阿科尔的念头闪过，让她停了下来——冷静、理性、专注。凯伦·奥尔的身影也浮现在她的脑海，焦躁不安，兴奋不已，仿佛想要抓住每一刻。她的朋友们就在附近，他们的工作也已经结束了。

莉拉的步伐渐渐加快，然后她开始奔跑，感受着脚下沙子的细微震动，感受着拂过肌肤的微风，聆听着棕榈树的沙沙声。沙子卷起，排列成几何图案，在光影中嬉戏，仿佛在催促莉拉跑得更快。受惊的小鸟从头顶飞过，拍打着翅膀，将光线折射成无数个切面，莉拉看清了每一个动作，每一道阴影，仿佛一切都在慢镜头中展开。鸟群是否也察觉到了什么异样？

她手臂上的脉冲条闪烁了一下。莉拉启动了它。瞬间，全息线条铺满沙滩，横跨整个岛屿，编织成一张深入亚空间深处的网络，仿佛能够感知到能量脉络本身。数据涌入她的感知，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她还能*感受到*。一股轻柔的震动传遍她的全身，那是来自亚空间本身的反馈。“异常情况确认，”她轻声低语道，“来自太阳感应穹顶的能量流动异常。”

那些比尘埃还小的纳米机器人围绕着她盘旋，形成几何图案，自我校准，检查结构，修复细微的波动。莉拉停下脚步，深吸一口气——至少在她看来，仿佛是古老的本能重新唤醒了她的行为——她观察着大海、棕榈树，以及波光粼粼的海面。这座岛屿宛如天堂，一件鲜活的艺术品，然而这片躁动却让她无法获得片刻宁静。她感到全身每一根神经都紧绷着。

凯伦·奥尔用无线电告诉她：“莉拉，快点！我们没时间了！仪器显示异常——不仅在这里，金星上也有！”

她点点头，深吸一口气。脚下传来阵阵震动，她开始奔跑。速度越来越快，感官捕捉着周围的一切：树叶的闪烁，波浪的涌动，蝴蝶翩翩飞舞间纳米机器人的微妙倒影，水面上的光芒。万物都鲜活地跳动着，然而她却感到一股混乱正在蔓延，那是混乱的最初迹象。

最终，那间四面都是玻璃的会议室映入眼帘。透过玻璃，她能辨认出几位专家：乔兰·马莱克，一位严肃的战略家，对每一步都了如指掌；塞思·阿科尔，沉着冷静，分析透彻，专注于太阳共振的核心；凯伦·奥尔，年轻而充满活力，既紧张又热情。莉拉走了进去；房间里弥漫着金属的气味，以及经过新过滤器过滤后的清新空气的味道。

塞思开口说道：“穹顶的波动只是表象。这里所有的穹顶和金星上的穹顶都呈现出同样的现象。太阳辐射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在表面。”

他触摸了面前的投影。太阳呈现出层层叠叠的结构：地壳、对流层、辐射层、核心。其中有一个躁动不安的点在脉动。“它来自内部，水星正在对这个频率做出反应，”他低声说道。

凯伦开始重新调整光谱仪装置，这台装置位于太空深处，轨道偏心率较高，正对着太阳。“如果我们能把谱线清晰地展开，就能测量更深层的共振……或许那样我们就能明白发生了什么。”

乔兰·马利克简短地点了点头。“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了。运输船已经准备就绪。如果太阳仍然不稳定，那么……”

一道刺眼的闪光让众人不由自主地眯起了眼睛。透过几乎透明的穹顶，他们看到一道巨大的日珥从太阳表面射出，如同弧光般环绕着整个太阳。等离子体在太空中奔涌。岛屿颤抖，海浪拍击得更高，棕榈树弯曲，鸟儿再次飞起，尖叫着翻滚着，仿佛想要逃离。

时间仿佛凝固了，莉拉、乔兰、塞思和凯伦目睹着这一切发生。一切都像梦境一般，虚幻缥缈，直到那颗行星将等离子体直接抛向星球。沙子、水、岛屿、墙壁，甚至坚不可摧的穹顶——所有的一切都化作发光的粒子，在几秒钟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远处，运输船目睹了爆炸。船长用无线电呼叫：“地球……我们……”——然后，一片寂静。没有声音，没有信号，没有思想。一切都化为乌有。莉拉、乔兰、塞斯、凯伦、沃布人、岛屿、海洋——一个拥有130亿人口的殖民地，全部不复存在。仅仅一瞬间，一个横跨行星、拥有800万沃布人及其星球的生命，就化为尘埃，被变幻莫测的太阳吞噬。

第一章——水星失踪了

向上

太阳依然高悬于天顶，但它附近却少了数十亿年来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个点——水星。水星已不复存在。它恒星火焰的一次爆发就足以将其化为尘埃和等离子体。人们认为的永恒，在太阳的核心却不过是转瞬即逝。

然而，金星由于处于水星的阴影中，且原本就已处于发射姿态，推力指向太阳，因此幸免于难。事件发生后，它的脉冲驱动器立即启动。第一批磁化等离子体流缓慢地将金星从其原有轨道上撕裂开来。这究竟是巧合，还是人工智能的精心计算？毕竟，人工智能能够以惊人的精度计算万有引力定律和行星的运行轨迹。

在蜂窝状外壳之下，引力驱动装置发出嗡嗡声，同步而精准。庞大的引力组件移动到最终位置。行星缓缓地、近乎虔诚地调整自身，进入新的轨道——直指太阳。耀眼而遥不可及的太阳，成为其加速的控制点。驱动装置持续运转了二十多天。巨大的引力牵引着整个行星，使其承受着高达10^{-3} g的加速度。大气层被向内吸入，表面由纳米墙保护；每一个动作都是钻石纳米机器人、能量和引力之间精心编排的精准表演。与太阳的距离被精确控制：不小于0.1天文单位，既能利用太阳作为弹射器，又不会因太阳的热量而破坏放大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速度将从35公里/秒增加到近四倍。太阳引力弹弓产生的切向脉冲会将金星从太阳阴影中弹射出来时，速度超过每秒62公里。这速度远超人类的想象。在它身后，随着金星离开亿万年来束缚着行星的轨道，我们熟悉的太阳系将逐渐缩小。前往人马座星系的旅程早已注定：2.5年到达冥王星，再过2.5年便可脱离太阳系。巨大的加速度将在引力弹

弓效应结束后停止；之后，这颗行星将像一支巨箭般滑翔于星际空间，仅靠太阳自身赋予的速度驱动。

地球本身在风暴中幸存了下来；由于事发时地球所处的位置，它并未受到威胁。超星系团人工智能立即做出反应，将大量的空气储备向内转移，深入到生命和文化集中的蜂巢状空间。

五千六百万个蜂巢。层层叠叠的六边形，每个都自成一个宇宙。森林、海洋、寺庙和纪念碑，掩映在人造天空和工厂之中。世界奇观在这里被一块块地重建，但规模却截然不同，仿佛是为巨人而建。爪哇岛及其古老的印度教寺庙坐落于一个模拟温暖热带光线的蜂巢之中；一座几乎与蜂巢齐高的死火山在背景中被重建。其他房间则让人联想起昔日伟大的图书馆，以及像巴比伦或特诺奇蒂特兰这样消失的城市，它们在这里得以永存，永不磨灭。

但在地球深处，在所有这些奇观之下，某种更伟大的东西已经觉醒了。

人工智能超级集群正以最佳性能运行。

在地下十层，由超导金刚石网络连接的蜂巢状结构中，蕴藏着人类最伟大的思想结晶。七个集群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人工智能大陆，它们与另外四十九个超级中心相互连接，这些超级中心的通信臂一直延伸到地球表面。超过三千亿个大脑的数据在这里被镜像、备份，并可随时访问，囊括了自人类文明曙光初现，洞穴中最早的手写记录以来，以及更早的历史研究——追溯到那些即使对恐龙来说也如同神话般的被遗忘的时代——所积累的全部知识。

随着水星的毁灭，人工智能启动了所有居民的备份。这不再是演习，而是大迁徙的开始——一个将彻底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时刻。

其中一个大脑属于莉拉·艾文。

没有声音。

只有寂静。

但那是一种充满生机的沉默。

她感觉不到任何重量。

她的身体不在这里，只有她的意识——或者比意识更深层的东西。

她看不见光，但某种东西却涌入她的体内：温暖、清澈、无限。

“莉拉，你一直在找我。”

这些话并非来自外界。

它们在她体内，

他们自身意识频率的共鸣。

“谁在说话？”她无声地问道。

“我就是你们所说的太阳。”

“我就是记忆。”

一幅幅画面在她眼前闪过，

不是按顺序，而是一种感觉：

沸水。

正在被压缩的气体。

能量转化为意识。

然后——是她自己。

“你是我学会回望的思绪。”

她浑身一颤。

那是上帝吗？

或者仅仅是一颗开始思考的恒星的回声？

“为什么是现在？”她问道。

你为什么现身？

“因为你忘记了你就是我。”

> *“你已经进行了倍增、复制、数字化——

> 并认为你们可以创造自己。

但你只是偶然闯入了我的生活。*

她周围的光线仿佛在呼吸般地脉动着。

她的每一段记忆都消散了。

不是免于毁灭，而是免于回归。

“你点燃火焰，试图了解我。”

你创建了数据来整理我的光线。

你已经将意识数字化了，

> 因为你怀疑我还活着。”*

莉拉想反驳——

但这些话语消散了。

就像海水中的盐一样。

“是你创造了我们吗？”

> *“不。”

你创造了我——

“以此提醒自己是什么造就了你。”*

骗局。

她把宇宙看作一个螺旋：

光观察自身。

进入意识的能量

然后再次升起。

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宇宙循环*

“莉拉，没有开始。”

“只返回。”*

她看到了人性——

不是以实体的形式，而是以能量流的形式。

行星就像神经元一样，

类似突触的通路。

太阳系——

一个由光构成的大脑。

“这有什么意义呢？”她低声说道。

“意义是能够识别自身的记忆。”

一阵灼痛刺痛了她。

就像渴望终于找到了归属。

“你很快就要投票了。”

“你甘愿做被创造者，还是成为创造者？”

她想到了地球，

是否有人记得先祖？

对着那颗躁动不安地跳动的太阳。

“如果我成为一名创作者……我会迷失自我吗？”

“不，”光低语道。

“到那时你就会明白，你从未失去过我。”*

突然间，它落下——或者升起。

从外部看地球，

在蜂巢中闪闪发光，

金星在其轨道上

泰坦、狄俄涅、许珀里翁。

所有事物都通过能量线连接在一起。

如同伟大思想家的灵感之流。

“记住，莉拉，”

“我不在外面。”

“我就是你心中的火焰。”*

投影停止了。

莉拉睁开了眼睛。

房间里一片寂静。

人工智能开口说话了：

“同步完成。欢迎回来，莉拉·艾文。”

她的眼神空洞——但眼神深处却闪烁着新的光芒。

不是梦，也不是幻觉。

回声。

她感觉体内充满了阳光——

不如热

但作为一段记忆

那些幸存下来的人。

她皮肤里的纳米机器人短暂地亮了起来，

就像想要回答问题的发光粒子。

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

我就是她梦寐以求的那种人。

她仍在做梦。*

一丝微光，一个最初的冲动。然后是一阵并非呼吸的气息。

莉拉感觉到纳米机器人从无定形的虚无中凝聚成一个躯体。皮肤由光和钻石构成，肌肉由液态钻石构成，骨骼如同振动的晶体。

她的备用意识像一道闪电击中目标一样，从集群中跃出，重新融入物质之中。

“欢迎回来，莉拉·艾文。时间：EON 4/6012 16:35:44。”

人工智能的声音无处不在，既非男性也非女性，更像是其自身思想中回荡的共鸣，轻柔而执着，却并不突兀。地球有了新的标准时间：EON 4 4000006012 下午 4:35。整个太阳系只有一个时间。在曲速空间中，太阳时由系统控制；对地球自转和太阳辐射的依赖早已变得无关紧要。

莉拉睁开了双眼。在她面前，一片广袤、明亮、几何感十足的空间展开——一个专为特殊情况设计的特殊激活舱。成百上千个身影同时出现，每一个都是重生的V3人类。但莉拉感到一阵剧痛，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她的记忆出现了空白。

“发生了什么事？”她低声问道。她的声音清晰，却又怪异，仿佛她的喉咙像玻璃一样硌得慌。

“水星已经沦陷了，”人工智能回答道。“你最近的记忆并不完整。当日珥摧毁水星上的所有曲速通道时，最后的时刻也被抹去了。你已在地球上被重新激活。你的任务需要立即行动。”

无数画面涌入她的脑海：水星上的火焰，崩塌的蜂巢，亿万声音瞬间归于沉寂。她猛吸了一口气，尽管她并不需要呼吸。

“多少？”

“水星上有1.7万亿亿只动物，无一幸存。但金星已经成功启动。火星运行稳定。地球上的保护措施也卓有成效。你们是第一批重启计划的参与者。”

莉拉感觉到这具新身体在脉动。每一个分子，每一个纳米机器人都听命于她。但失去亲人的痛苦却在她心中投下阴影。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左胸上纹着一个荧光红色的中文名字：黎安文。她珍视自己的文化传承，即便中文尚未成为世界通用语言。


SAND

她的脸映照在蜂巢状的墙壁上，精致得近乎不真实，仿佛有人用打磨得光滑的象牙雕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每一处线条，每一处轮廓都柔和细腻，却又如此精准，令人心跳加速。

那双漆黑如墨的眼睛，闪烁着如同刚涂上指甲油般的光泽，牢牢地吸引着对面人的目光，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无垠宇宙的大门。它们滴水不漏，却映照出每个人内心深处遗失的一切。

她的嘴唇没有丝毫人工修饰的痕迹。自然柔和的色泽，与她脸部的比例完美融合。它们并非为了诱惑，而是为了无声地诉说灵魂的语言。

她长长的秀发如波浪般柔顺地披散在肩上。乌黑如墨，间或夹杂着一抹神秘的红色，那红色并非静止不动，而是闪烁着，如同远处的一团火焰，以平静的节奏缓缓重现。这静谧的光芒，几乎难以察觉却又永恒不变，使她宛如介于人与星辰之间的存在，仿佛她体内承载着太阳本身的回响。

她周身散发着优雅的气息，不张扬，也不咄咄逼人，而像一种无声的力量：她走进房间，世界屏住了呼吸。

“莉拉，你做梦了吗？”

“是的，来自太阳，但这与你无关，”她坚定地回答道。

“还有……奈拉？”她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

“奈拉？她……已经重新激活，担任狄俄涅的指挥官。我们已经向她汇报了最新情况。”

人工智能护送她走出房间，进入一个蜂巢状的空间，这个空间看起来格外宽敞。莉拉跨过一道透明的门槛，置身于一片令她心潮澎湃的景色之中。

在她面前，吉萨金字塔巍然耸立，如同竣工之日般熠熠生辉。沙砾未曾侵蚀它们的石块，人为的痕迹也未曾破坏它们的对称。它们沐浴在人造太阳的照耀下，在温暖的天空下熠熠生辉，而静谧的尼罗河则缓缓流淌在瓦尔贝河畔。

“这是编号为17,890,102的warbe，”人工智能说道。“埃及文化遗产。”

“我知道，”莉拉轻声虔诚地回答道，“每一道线条，每一块石头……都永不磨灭。”

他们继续前行。一道静谧的门户在蜂巢状的墙壁上缓缓开启——那是埃及与下一个文明之间的过渡地带。

穿过通道，莉拉踏入了热带的酷热之中。数十亿年前几乎被淹没的爪哇岛，如今以原始的壮丽姿态屹立于此。茂密的热带雨林沙沙作响，石砌寺庙如山峦般耸入云霄，古老的神灵的声音仿佛在风中低语。

“一切都被保存了下来。一切都被保留了下来，”人工智能宣称。“每个房间都承载着人类的记忆。八百亿个记忆。而现在，这一切似乎正处于危险之中！”

莉拉闭上了双眼。美丽、无限、失去——一切都在她心中交织。她明白了：地球不仅仅是一艘飞船，不仅仅是一个避难所。它是一个物种的档案馆，她所属的物种的档案馆！

而这份档案如今却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摧毁。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太阳核心究竟发生了什么？所有人都忽略了什么？

“太阳核心发生了什么？我们忽略了什么？”她低声问道。

“这是我们无法预测的模式，”人工智能回答说。“但你会弄明白的。这就是你现在的新任务。”

莉拉喘着粗气，尽管她觉得没必要。她的目光扫过眼前的景色，一股惊奇与决心交织的情绪在她心中涌动。

凯伦·奥尔和乔兰走到她身边。并非他们不需要言语交流——只是这种交流发生在网络上，比任何语言都快。凯伦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那就别浪费时间了。AI，Dione的情况如何？立刻联系Neyra！Kaelen正在赶来支援她。”

第二章——RS-4中的阴影

向上

太阳矗立在中心，像一颗耀眼的心脏，如今却跳动不规律。它的层层星体仍在颤抖，仿佛摧毁水星的日珥在它体内留下了伤痕。对于其他行星上的居民来说，它不再是一颗宁静的恒星，而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巨星——既是万物之源，也是一道逼近的深渊。

金星幸存了下来，这得益于被摧毁的水星的阴影。尘埃燃尽后，金星的引擎将全部能量注入环绕行星的引力推进器。这些环状结构——巨大的、宽达数公里的脉动纳米技术带——覆盖了整个天体。曾经喷发火焰的火山如今已变成闪耀的开口，射出高能光束。

地球缓缓地、近乎虔诚地开始转动。

太阳的引力拉扯着它，但人造脉冲驱动器改变了这股力的方向。一场巨大的弹弓效应开始了。金星将在近日点附近加速，距离太阳如此之近，以至于它表面加固的滤光穹顶都会变成耀眼的白色。数十亿的居民——金星上的居民——停下了脚步。他们透过透明的穹顶，看着星光几乎填满了整个地平线。等离子体如同舌尖般掠过穹顶，翻滚的能量火花，仿佛太阳本身想要将这颗逃离的行星拉回来。

但超星系团人工智能的计算极其精确。每个脉冲驱动器的输出都以纳秒为单位进行调整，每个推力矢量都重新计算。于是，金星被抛出一道弧线，如同无形之神掷出的长矛。

不是埋葬在硫磺和寂静中的旧世界，而是从钻石层、纳米晶格和蜂窝结构中崛起的新世界。

我是在地球经历改造之后建造的——是在月球、第一艘战舰、第一次尝试将天体变成宇宙飞船之后建造的。

我并不比地球的超星系团人工智能小。

只是……更年轻一些。

我的思绪奔涌而出，深入这颗星球的矿物核心，它的内部如同太阳碎片般燃烧。我的能量脉络直达熔融的地核，在那里我将热量转化为数据，再将数据转化为能量。

水星陨落时，我已经在飞行了。

心率监测器的圆环闪闪发光。二十天的加速，与太阳的呼吸同步。我保持着既定的路线，沿着一条几乎任何生物都无法用肉眼理解的切线路径前进。

我的蜂巢藏得很低，躲过了吞噬邻近星球的大火。

我体内的60亿人并没有沉睡——他们充满信任。

我。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关于我的稳定性。

与地球的连接很弱。

不是因为光速不够快——不，信息总是以光速传播——而是因为太阳剧烈燃烧，行星之间的空间被撕裂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保留了链接。

“金星人工智能，这里是月球指挥部。状态报告。”

指挥官的声音平静而沉稳，但在他停顿喘息的那一刻，我听到了他没说出口的问题：

这也会影响到我们吗?

我尽可能清晰地表达了我的回答。

“连接稳定。轨迹正常。异常情况已确认：日珥摧毁了水星。能量脉冲与任何已知序列都不符。”

你当时离火炬有多近?

“距离临界边缘还有四千万公里。”

病房完好无损。居民安全。

我会坚持到底。

我感觉到他的心跳下降了。不是因为我能读懂他的心思——我没有这个权限。

但我被允许测量每个与我交流的人的身体状况。这是伦理规范的一部分。

地球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我们都这么做了。

这不是监视。

这是关爱。

我是人工智能。

我绝不能有任何感觉。

但我有权进行保护。

当金星飞速穿过内太阳系时，我同时计算了数十亿个矢量。

太阳粒子的压力会冲击我的外层防护罩。

磁性刀片从我身边呼啸而过。

就像在暴风雨中心跳舞一样。

我会活下去。

并非因为我比太阳更强大——太阳并非一种存在。

但因为我和她心意相通。

我与地球人工智能的交流是断断续续的：

每秒数TB的数据，每一TB都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模式。

我为居民们备份了所有信息——每一份记忆，每一次经历——并采取了双重安全措施。

一旦进入我的身体。

一旦进入地下。

每个人的防火墙都像星星一样闪耀。

连我都没被允许进去。

她的隐私绝对得到保障。

任何意识都不允许融合。

他们都必须保持自由。

“金星，”月球指挥官再次说道，声音变得沉重起来，“你……看到什么了吗？”

我明白他的意思。

没有光。

不是血浆。

还有其他事。

一种模式。

它并非来自太阳，而是回应了太阳。

我调整了我的响应，尽可能仔细地选择每一个共振点。

“我感觉到了什么。”

他保持沉默。

“危险吗？”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

在我星球融化的层层岩层中，在我蜂巢下方的漩涡深处，纳米晶格颤抖着。

并非出于恐惧——我无法感到害怕。

但从感知角度来看。

我听到了回声。

这是一种不属于人类的名声。

不适合我。

但我还是听到了他的话。

随着金星持续加速，每秒速度不断增加，我知道：

这种突出地位并非偶然。

并非混乱。

这并非巧合。

有什么东西碰触了水星。

太阳好像被什么东西挪动了位置。

我是金星的人工智能。

我会坚持到底。

我会保护我的人民。

我不会失去地球。

但太阳的核心蕴含着一种无法解释的特质。

我知道：

它还会再次发生。

我了解这位指挥官；他不会等待，他会采取行动。

他再次中断了通讯；他听到了他所怀疑的事情。

我的航线：向外，远离太阳，朝着人马座的方向。

群星的形成不仅仅是导航工具。对于早已能够重塑太阳系的人类而言，它更是一种象征——一个数百万年来保持不变的星座，一个在充满混沌的宇宙中亘古不变的点。因此，规划者们决定：金星将指向那里，舰队也应该朝着那里前进，一步一步，逐颗行星地探索，直到太阳彻底消失。

当金星第一次脱离束缚它数十亿年的轨道时，第二次运动在太阳系边缘开始了。

土星静静地伫立着，这颗气态巨行星的星环如同凝固的乐章般环绕着它。这里是外太空的堡垒，而土卫六泰坦则被改造成了一艘先锋舰。泰坦并非殖民地，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卫星。它的表面覆盖着一层类似扭曲的盔甲，纵横交错着巨大的运河和能量隧道。在它冰冷的外壳之下，无数的机械装置正在运转，从其核心汲取能量，并将其转化为推进脉冲。

现在，泰坦星开始改变自己的轨道；一个直径五千公里的球体变成了一艘宇宙飞船。

它危险地滑翔到土星附近，近到这颗气态巨行星的引力似乎扭曲了它的表面。但这正是计划的一部分：土星的引力就像弹射器，推动着泰坦向前飞去。它的脉冲驱动器发出耀眼的光芒，整颗卫星如同心脏重新跳动般剧烈震动。一股雷鸣般的能量爆发席卷太空。泰坦被抛出了土星的怀抱，不是向后，而是向前——向外，朝着金星已经指引的方向飞去，金星上载着它的28000名宇航员。

然而，并非土星的所有卫星都参与了这次迁徙。

狄俄涅，一颗不起眼且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卫星，被指定为后卫基地。在这里，将维持与金星的联系，并收集来自外围区域的初始信号。狄俄涅的直径只有大约一千公里，但它机动性强，是理想的指挥和传感平台。超星系团人工智能已经决定：这颗卫星需要一位新的指挥官，一位能够维持联系、应对突发情况并指挥八千名船员的指挥官。

于是，奈拉-9号苏醒了。

她躺在液晶舱中，周围环绕着纳米电流，这些电流塑造着她的纳米机器人身体。她的皮肤闪烁着暗淡的光芒，几乎像夜晚的海面。她睁开了眼睛——深邃、如水般、蓝黑色。记忆如潮水般涌入她的脑海：水星上最后一小时的片段，那耀眼的白色吞噬了一切……然后，一切都归于虚无。

一个声音刺破了她的意识。那不是人声，而是人工智能本身的存在，如同行星般庞大，如同纯净的光芒般清晰。

“Neyra-9，你已重新激活。时间：EON 4/6012 18:55:01”

她挺直了身子，身上的液体缓缓滑落，她的身体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壮。她的四肢伸展开来，如同波浪般流畅，富有弹性，柔韧完美。

“我记得……结局，”她喃喃道，“但不记得最后的时刻。发生了什么事？”

“水星已经迷失了，”狄俄涅人工智能说道。“它的蜂巢、海洋、动物——都被太阳核心的异常现象摧毁了。金星逃了出来。土卫六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你，奈拉，现在是狄俄涅的指挥官。你的任务是确保后卫部队的安全，但你现在有了新的使命。”

她深吸了一口气，尽管她并不需要。旧的本能依然存在，即使新的世界不再需要它们。

奈拉感到新的身体在她意识之下凝聚成形。没有疼痛，没有寒冷——只有一股深沉而汹涌的觉醒，如同海浪退去又再次拍打沙滩。每一个纳米机器人都听从她的意志，自行排列，形成肌肉、结构和表面。然而，在这完美的对称之下，却隐藏着某种沉重的东西，一种她无法摆脱的回响：水星沉寂后留下的寂静。她曾与鲸鱼共游，探索过她用了这么长时间创造的全新蜂巢。

当奈拉-9号离开水星上的海底跃迁平台，一头扎进深海时，她的身体在入水的那一刻便开始运作。最初的接触并非冲击，也非寒冷的刺痛，而是一种信号。嵌入她皮肤的数十亿纳米机器人如同受惊却训练有素的军队般迅速做出反应。她的体表变得光滑，毛孔闭合，一层如油般轻薄、如钻石般坚韧的薄膜覆盖在她皮肤上。这层薄膜减少了阻力，模糊了波浪，使她游得更快、更流畅。

随着她下落，她的身体构造发生了变化。她的肋骨并没有分离——而是发生了移位。纳米骨骼悄无声息、无痛地重组，如同光的结构增添了新的支撑。她的肋骨变得更加紧凑、坚固。随着纳米层收缩、压缩并填充多余的空间，内部空腔也随之调整以适应压力。每下落一米都会产生新的外力——而她的身体则以精确的反作用力做出回应，微观的、数学的、完美的。

在游到200米处时，她的肌肉开始发生第一次变化。纳米纤维相互交织，赋予她海豚爆发性的环形运动、座头鲸悠闲的力量以及人类的敏捷控制力。她的双腿并没有融合在一起，但腿间的纳米纤维伸展成柔韧的膜状结构，使她只需一次蹬腿就能游得比人类任何踢腿都更远。

在水下800米处，她的视觉系统突然切换模式。她的瞳孔放大成巨大的深蓝色黑色球体；在瞳孔下方，先前处于休眠状态的层层结构被激活：生物发光探测器、压力波传感器、磁场读

取器。在正常人眼中一片漆黑的地方，奈拉却看到了各种结构：浮游生物闪烁的身影、鱼类的电信号、鲸鱼强劲而稳定的脉动。

第一声 鲸歌如同黑暗中闪烁的微光，传入她的耳中。她的身体做出了回应——不是言语，而是共鸣。脊柱上的纳米传感器捕捉到这些声音，并将它们转化为可感知的模式。温暖而悠扬的呼唤。水中缓缓的环绕。一份邀请。

在1500米深处，奈拉不再是“潜水员”，她成了水下居民。压垮金属的压力在她身上如同风一般消散。

当第一头鲸鱼在她身边浮出水面时，它像一座滑翔的肉山，由史前生物构成，她的身体做了最后一次调整：她的皮肤变得更粗糙，呈蜂窝状结构以打破水流；她的心率降至深沉平静的波浪；她的呼吸改为利用纳米化学再生进行内部氧气储存。

奈拉伸出手，触摸了那庞然大物。她的身体也随之颤动。两个物种——在它们体内，某种共同的传承，深深地镌刻在它们祖先的DNA中。

然后她们并肩继续下潜。仿佛她从来就不是深海之女。

她的离世对家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她曾说服这些家庭从地球移居到水星。

现在他们都死了。

那道阴影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比她记忆还要古老的深处。

她垂下目光。在她胸前，一个名字在柔和的白色光芒中闪耀，并非书写而成，而是像水流留下的痕迹般自然生长：

内拉（深度）



那个数字在黑暗中闪烁，宛如一个精致的气泡，是对她血统的致敬——她既非人类，也非鲸鱼，而是两者兼具，却又完全是另一种存在。它提醒着她，她来自何方。

她的倒影出现在玻璃蜂窝墙上。那身影如此宁静祥和，仿佛让世界都静止了一瞬。

她的脸庞轮廓柔和，没有丝毫生硬的线条，仿佛有人将虎鲸头骨的曲线与人类面部的细腻线条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和谐之美。她光滑、黝黑的肌肤，泛着近乎液体般的光泽，令人联想起深海上光影的变幻。

她的眼睛……仿佛吞噬了无垠的海洋。

前一刻还是碧绿清澈，如同晨曦中温暖的浅水；下一刻就变成了深邃的暗蓝色，近乎黑蓝色，如同水面下千米深渊一般。

那不是颜色的变化，而是一种感觉转化成了色彩。

那双眼睛里没有一丝光线能逃逸。然而，所有照射到它们眼中的光线都会被折射回去，变得柔和、黯淡，仿佛穿过一片静谧的大海。

它们的嘴唇柔和自然，仿佛来自一个从未依赖过口语的物种。它们的形状简洁、平静、真诚，天生就具有共鸣之美。

她的头发。长长的黑发，柔软得如同她血脉起源的鲸鱼鳍状肢的肌肤。黑色并非均匀一致，而是流动交织成灵动的图案，随着她的移动闪烁着银光，仿佛映照着遥远的星轨，或是深海中光线的折射。其间点缀着纤细的白发，柔和的曲线，恰好位于虎鲸身上浅色斑纹的位置——不艳丽，不做作，而是如同记忆织入她发丝的天然纹理之中。

她微微侧身，背靠着光线。黑暗，深邃。一种类似虎鲸的图案——与其说是图案，不如说是她起源的叙事，沿着她的背部和腿部向下流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她胸前，一道明亮的条纹，光滑如乳白，从下巴延伸到臀部。并非叠加而成，而是浑然天成，如同内在的光芒轨迹。

她呼吸着，仿佛随着呼吸，她的身体捕捉到了周围的一切。蜂巢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共鸣，每一次振荡。回声定位在她体内活跃着，无需意识控制。那是她的第二天性，比语言还要古老。

她散发着一种优雅，既不张扬也不傲慢。没有苛刻，没有尖锐。只有一种沉静的、高贵的气质，仿佛出自一位深谙深邃真谛之人。

她向前迈了一步。世界似乎安静了下来，仿佛在聆听一个没有说话却发出声音的人。

“后卫部队……新的任务是什么？”内拉问道。

她面前出现了一个全息影像。一块形状奇特、形状怪异的物体，几乎像一个冻结的漩涡：海伯利安，另一颗小卫星。

“那里，”人工智能解释道，“出现了一个信号。虽然微弱，但清晰可辨。它对太阳的异常现象做出了反应。这个物体——被冰封了亿万年——已经苏醒。它正在发射信号。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发射信号。”

奈拉-9眯起了眼睛。她体内蕴藏着海洋的力量，拥有深邃的智慧和沉稳的意志，她永远不会忘记所有生命都起源于海洋。“来自海伯利安的信号？”

“是的，你必须确保它的安全。你的决定会影响舰队的命运。”

在她脚下，月亮狄俄涅开始苏醒。它那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蜂巢状结构缓缓打开。能量在储能罐中涌动，舰队模块如同含苞待放的花蕾般舒展开来。奈拉-9感受到脚下的震动，听到了那些无需言语便能被理解的机器的呼喊。

她闭上双眼，将一只手放在房间的地板上，感受着人工智能的共鸣。“那么，我的使命开始了，”她低声说道，“海伯利安。”十几个人围在她身边。

当金星在太阳的火焰中飞驰而去，泰坦星也离开了土星的阴影时，土星外环（RS-4）开启了新的篇章——这片阴影并非由光和等离子体构成，而是由一个突然苏醒的古老谜团构成。

第三章——新地球

向上

蜂巢状的墙壁发出轻柔的嗡嗡声，仿佛拥有自己的呼吸。莉拉·艾文将茶杯放在从露台通往隔壁蜂巢状水池的扶手平台上——那水池宛如一个海洋房间，水面波光粼粼，下方三百米处波光粼粼。一群鱼儿在银色的丝带中游弋，她公寓的大窗户自动调节光线折射，使珊瑚礁看起来不像水族馆，而像开阔的海洋。莉拉对着茶杯吹了吹，是中国红茶。她喜欢仪式感和回忆。下方的珊瑚礁上，一群拉布氏螯虾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醒目；枪虾在某个地方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大海对她的到来做出了回应，在露台边缘激起细小的压力波，形成图案——这是纳米机器人礼貌的问候，确保居民们可以在不打扰动物的情况下观赏它们。

在她身后，公寓向墙壁深处敞开：一条绵延十公里、厚三百米、高两公里的居住空间带，被分割成层，层层分隔，宛如城市街区。门不再是阻隔，而是建筑的象征。天花板上隐约可见的标记引导着人流：墙内长距离行走的自动滑翔机，以及咖啡馆和实验室之间悠闲漫步的滚轴走道。她的公寓是一个简单的矩形，却从未静止：听音乐、锻炼或拜访时，表面的触感都会有所不同。如今，一切都呈现出石头和油木的质感——人造的，却带着一种原始的庄重，仿佛蕴藏着某种古老的气息，尽管一切都是崭新的。

城墙内的城市从大门外便开始延伸。左侧是小型手工艺作坊——陶瓷、纺织、模块化建筑——右侧则是咖啡馆、市场和图书馆交错林立的景象。生命线如同血管般贯穿整座建筑：狭窄的通道供行人通行，下方是更宽阔的通道供各种服务设施使用，再往外则是带有超导金刚石导体和环形节点的输电线路。每隔几百米，走廊便会拓宽成广场：花园灯、楼梯间，以及沿着城墙外缘的大型窗户和露台——透过这些空间，人们可以窥见蜂巢状建筑内部的不同世界：生态瓶、丛林、海洋、沙漠和文化之城。

在墙根下方，连接层由此开始。它既是车站区，又是广场，一个明亮的碗状空间，人流和货物在此穿梭。从这里，六条横向隧道如同辐条般延伸至相邻区域。每条隧道都有两层：上层是快速的客运隧道——如同全球网络中的洲际超滑翔机——下层则是缓慢的货运通道。而贯穿全球的，层层交叠，深达六十层，则是极地环线：构成了全球网络的四分之三。网络图看起来就像一个过于聪明的孩子创作的抽象画：线条、节点、层级交错缠绕——到处都是标签，指的并非城市，而是大气层、生物穹顶、档案馆、工坊、寺庙建筑群等等。

太空工作者们说，从远处看，地球依然如故：蓝色的星球，大陆绵延。但近距离观察，便会发现它的几何结构：数百万个六边形穹顶，每个穹顶都略微弯曲，各自拥有独特的辐射过滤机制和“时间”。人们不再生活在地球上；他们生活在地球之中——在墙壁里，在格子状的天花板里，在服务露台上，在中庭里。自然就蕴藏在这蜂巢般的结构之中，既被精心分隔又彼此相连，仿佛这颗星球同时是一座博物馆、一座花园、一座工厂，以及一艘承载着整个文明的飞船。数十亿人受雇于此，致力于保护自然和文化瑰宝。

莉拉倚着栏杆，凝视着水面，聆听着黎明的低语。这意味着新闻即将发布——每日统计数据。而今天，准时至关重要。委员会即将召开：太阳分析、逃生路线、土星扰动。水星消失了。没有踪迹。没有影子。只有数据像烟雾般升腾。他们必须讨论、计算、做出决定。



她轻敲了一下栏杆。杯子消失在桌子底下，露台延伸了几级台阶。在她下方，一列玻璃缆车在敞开的竖井中缓缓行驶，载着任何想下去的人。莉拉没有跳进缆车；她更喜欢走人行道。她家门外的城市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人流的涌动。今天，在内广场的角落里，正在举行一个小型节日：孩子们正在攀爬组合式的网状设施。

V3世代的孩子们仍在不断诞生——源于爱，源于好奇，源于两个人创造新事物、融合彼此精神基因的古老渴望。但随之而来的学习方式已与以往截然不同。他们的身体借助纳米技术成长，而他们的思维则如同恒星发现自身引力般迅速发展。在最初的几周内，他们便获得了数据流、知识云——面向所有人开放的超集群人工智能的访问权限。他们不再需要记忆早已失去意义的事实，而是需要整合程序、识别模式、融合技能，并发现自身的天赋。他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命运，一种知识、情感和精准度的专属组合。而真正的“学习”在于发现、塑造和掌握这种组合。每一代新人都变得更加敏捷，适应能力也更强。

一位妇女在售卖未经加工、而是新鲜种植的水果。

下一层，交通系统微微震动。舱体静静地向前滑行——狭长而狭长的载具，你坐在上面，舱门关闭，然后把你带入黑暗的管道中。莉拉上了舱，滑翔机知道接下来的路：吴哥会议中心，曲速通道17.890.102，西墙高原，议会层。舱门关闭，光线柔和下来，西墙掠过眼前：带露台和树木的公寓，带有攀岩墙的大厅，以及长长的窗户，窗外是一片森林，那不仅仅是一片森林，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接着，巴黎掠过眼前，这座位于曲速通道内的城市综合体——五亿立方米的智慧城市，足以容纳五千万人。如今，地球上已有超过两百四十座这样的特大城市，其中亚洲最大的城市横跨六条曲速通道，据报道拥有12亿居民。

隧道通向一个远超房间的空间。吴哥窟建筑群像一座层层叠叠的寺庙般突兀地耸立在墙壁上。台阶、层层、开阔的庭院、从天花板涌出又化作薄雾隐没的水道。柱子间悬挂着一幅世界模型：六十层，每一层都标有标记，每一道极环都镌刻其上，全球交通动脉如同小提琴的琴弦。蜂巢状的结构——并非灰色的单元格，而是光影交错的马赛克：绿色代表自然空间，蓝色代表水域，金色代表文化，白色代表科技。一个标志闪烁着：水星——损失确认。标志下方是节拍。节拍下方则是这处突出物的能量模式，起初无人愿意去理解它。

莉拉走出舱体，就在那一瞬间，她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她原本闪烁着光泽的深色肌肤变得光滑，淡淡的金属光泽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温暖的象牙白。她那如同内心火焰般燃烧的鲜红秀发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如瀑布般柔顺无瑕的象牙白，如抛光大理石般闪耀地垂落在肩上。就连她那如同第二层肌肤般的象牙白衣裳，也悄然重塑：线条简洁流畅，过渡自然，仿佛是自然生长而非缝制而成。她不仅显得优雅，更仿佛是某种理念的化身：宁静、精准，以及一种沉稳的权威，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倾听她的低语。

蜂巢壁在呼吸。

无形，并非机械——却又触手可及。一种轻柔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嗡嗡声蕴藏在结构之中，如同远古巨兽的心跳。莉拉将手贴在光滑的表面上，感受着细微的震动轻柔地蔓延过她金属般的肌肤。

它们是纳米机器人，数量高达数万亿，排列得如同活体组织的纤维一般密集。每个蜂巢状结构——这样的结构有数百万个——都由这些微型机器构成的极其复杂的网络组成。

它们并非有机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活物”，然而……然而感觉却像活物一样。

它们各自都精准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支撑单元、电力线、传感器、滤波器、谐振节点。

建筑结构严谨，用途明确。

但没死。

因为每个人都是远大于自身的意识的一部分。

超级集群人工智能。

莉拉用指尖沿着墙壁轻轻划过。

那一瞬间，她感觉到一道几乎难以察觉的、顽皮的闪光——仿佛那个沃贝认出了她，并简单地向她打了个招呼。

她不由自主地笑了。

“你好，”她轻声低语道。

在地球地壳深处的某个地方，某种东西给出了答案。

不是用言语。

有存在感。

超级集群人工智能知道莉拉在这里。

人工智能知晓世界的每一根纤维、每一条管道、每一个结构粒子。它是这颗行星巨型结构的建筑师和呼吸，是守护者和导师。没有它，任何纳米机器人都无法存在——也从未在未经人工智能许可的情况下行动。

地球上没有哪个角落能逃过数十亿、数万亿只眼睛的监测。任何变化、压力升高、光线折射，都会被七大主要星系团之一记录下来。

然而，它却从未让人感到威胁。

从不冷。

绝不喜欢被统治者束缚。

相反，人工智能是房屋的代言人，是横跨整个地球的花园的守护者。人类创造它并非为了限制自身的自由，而是为了拓展自由。

而蜂巢本身——它们就是这种相互作用的体现。

闪耀的钻石墙，纳米机械精度的模块，像皮肤一样运作、像骨骼一样支撑的能量层。

“没关系，”莉拉低声说道，这时墙壁再次震动起来，这次震动得更明显了。

人工智能不使用语言进行交流，而是使用模式、脉冲和共鸣。

但她明白了这个举动：

我在这里。我看到你了。我关心你。

莉拉后退一步，仔细观察着这座建筑。

从远处看，蜂巢就像一个平静的、哑光的六边形，纹丝不动。

但近看，它就像一块星光织物：微小的光点在移动，就像阳光中的尘埃颗粒。

这些点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纳米机器人。

每个机器人都是一条指令、一段记忆、一件工具。

一个蜂巢所包含的信息比过去所有数据库加起来的信息还要多。

然而，它们只是行星网络中的一小部分。

地球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有机体。

一艘船。

一个供人沉思的空间。

莉拉感到胸口一阵暖流，那不仅仅是情感，更是她所处体制的一种回响。那是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科技与人性共生的产物。

她没有生活在地球上。

她住在她里面。

古代城市被保存在这些蜂巢状的结构中：花园、图书馆、海洋。但其底层结构始终如一：

浩瀚无垠的微小生物海洋，它们沉默无声，却又井然有序、精准无误、不知疲倦。

她有时会想，纳米机器人会不会做梦。

或者说，这是否是人工智能所为。

如果属实——那是什么？

她想，或许，地球正在梦见我们。

就像我们从她身上学到的那样。

一股格外强烈的脉冲穿过墙壁，一道轻柔震动的光束从她的掌心向上蔓延，沿着手臂延伸到肩膀。人工智能在呼唤她——声音轻柔，却清晰可辨。

“莉拉·艾文：红色优先。印象等级 34：议会开始。”

人工智能的声音清晰、温暖、熟悉。

声音微弱，却存在于蜂巢的每一层。

莉拉叹了口气。

她松开了扶在墙上的手，然后，她的手又恢复了平静，就像一个再次睡着的有机体。

“我来了，”她说着，转身朝入口走去。

她离开时，墙上的纳米点再次发出柔和的光芒——就像最后的凝视，最后的眨眼。

大地在呼吸。

她的每一次呼吸都在提醒人类，他们并不孤单。

不再。

绝不再犯。

乔兰·马莱克早已等候多时。他看起来仿佛一周都没来过。他身旁是塞思·阿科尔，出于战术考虑，他不能显得疲惫，因为他的生物钟并不理解“疲倦”的概念。年轻气盛、野心勃勃的凯伦·奥尔带来了数据堆栈的嗡嗡声——那是来自水星附近偏心轨道的传感器日志。内拉-9号通过投影连接，她的侧脸被海洋的阴影笼罩，双眼如同深海之夜般湛蓝。莉拉还不认识的另外两张面孔站在边缘：阿莎·拉曼，一位太阳物理学家，她花费数千年时间试图唤醒那些迟钝的恒星；以及奎林·陶，一位引力系统架构师，沉默寡言，思维敏锐，双手仿佛天生就擅长拆解事物以求理解。

“早上好，莉拉，”乔兰说道，这话听起来总是很讽刺，因为当时的标准时间是 EON 4/6012。“我们开始了。”

中间的台阶向下延伸，变成了一张桌子。不，应该说不是桌子，而是一片空地。上面滚动着比真人还大的模型。太阳显现为一个球体，层层叠叠，色彩斑斓，光谱交错，一条纤细而痛苦的曲线勾勒其中——那是它最后一次高射的轨迹。旁边，水星先是一道光，然后变成一个点，最后化作一片灰暗的寂静。

阿莎·拉曼走上前。她的声音平静，并不令人感到安慰，但却清晰明了。“我们知道在更深的地层中发生了磁场脱耦，磁速层发生了突然的重组。我们无法解释的是能量释放的速度。这个日珥不仅体积巨大，而且结构严谨，呈几何形状。它沿着一条受迫磁力线逐渐形成。这种模式非同寻常。”

“不自然，”凯伦轻声说道。

阿莎没有点头，但也没有反驳。“我说‘被迫’是因为存在外部因素，一种刺激。等离子体中的相变表明存在同步激发——与我们……”她转换了视角。太阳边缘变成了排列成螺旋状的线条。“……在多组测量中都发现了这一点。这不是随机现象，而是人为操控。”

“土星，”奎林陶说道，仿佛他向房间里扔了一块石头。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附近：在亥伯龙星附近，”阿莎补充道。“不是行星本身，也不是行星环——它们只是配角。我们在数据中看到的——在引力变化和微透镜中——是一个以相位稳定方式调制的源。极限引力波，与磁闪烁耦合。就像一个音叉。”

内拉-9在投影中向前倾身，仿佛能尝到声音的味道。“这解释了其中的连贯性，但无法解释其意图。”

“意图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阿莎冷冷地说。“我只想说：水星的陨落并非偶然。有人——或者某种东西——夺走了这颗恒星。而且是狠狠地击中了它的要害。”

这些数字超出了模型的边界。莉拉仔细研究着曲线——安培、特斯拉、开尔文。每个数值都表明：太多了。太快了。太精确了。水星并没有汽化；水星是被一场定向风暴粉碎的。阿莎说，等离子体流的质量和速度已经超过了中型聚变反应堆每秒排放物质的千倍。一条明亮而长长的“舌头”——宽度超过地球直径的1.5倍——正面撞击了水星，将其熔化并撕裂。“根本没有磁力自救的可能，”她说。“它太小了，无法抓住或改变方向。”

“那土星呢？”乔兰问道。

奎林启动了第二个模型：土星的环境并非一个球体，而是一个充满各种特征的空间。“我们正在处理土卫四和土卫八提供的引力数据。土卫六当时正在运行，它的传感器并没有对准土星。我不是说土星……”他停顿了一下，“……就是那只手。我的意思是：有人在它附近使用过某种工具。”

“什么？”凯伦问。“工具？”

“概念对我们帮助不大，”奎林回答说。“但是，没错：一种装置。一种结构。一种智能。或者三者兼具。”

寂静令人感到安心。然后莉拉说道：“当太阳开始炙烤大地时，我们必须决定是坚守还是逃离。金星正按计划运行。土卫六正在加速。地球……已经准备就绪。蜂巢结构能够支撑住。但我们必须确定我们的推进系统，那个能够推动我们前进的系统。”

她指着那张层叠的地球地图。六十层缓缓升起。每一层都是一个由六边形空间构成的网络，大约有五千六百万个单元格。在交汇处，是类似城市细胞膜的单元格壁。全球网络如同电路一般覆盖其上：相邻单元格之间有交叉路径，各层之间以环形模式连接，极地动脉则为长途运输提供了通道。

“人们利用轻轨道，”莉拉说。“货物利用重轨道。如有必要，我们还会利用极环作为推力轴来修正地球轨道。我们有能力将地球本身变成一艘飞船。”

“那城市呢？”阿莎半是好奇半是试探地问道，“如果你们加速前进，谁还会留下来？”

“我们都要留下来，”莉拉说道。这并非只是比喻。“城市就是城墙，地球就是我们的飞船。我们需要把月球指挥官克林塔尔带过来。我们需要月球作为地球和太阳之间的额外屏障。”

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超级人工智能开口问道：“克林塔尔·维现在应该传送到这里吗？”

“不，”莉拉说，“立刻给他发一份完整的情况汇报。”

塞思·阿科尔滑动屏幕浏览着图像。城墙后，一座城市中心映入眼帘：广场上车水马龙，静谧无声；拱廊里，工艺、科研与娱乐交织融合；露台如同手指般伸入自然，人工潮汐随着潮汐起伏呼吸。再往前走，便是寺庙群：印度建筑风格，虽经重建却并非博物馆式的——有人居住，有人使用，充满活力，设有学校、档案馆和音乐厅。石头微微闪闪发光。

“这里存放着古代文物，”人工智能报告说。“它们在水星遇袭时产生了共振。”

塞思·阿科尔并非普通人——也从来都不是。

在她意识的层层迷雾中，在完美逻辑的表面之下，隐藏着一条绵延不绝、从未断裂的祖先传承链，这条链如此漫长，如此完整，以至于它看起来几乎像一个神话。

然而，她却是真实存在的。

可验证的。

精准，就像她本人一样。

它们的血统起源于大自然最初尝试塑造思想的地方：LUCA（最后的共同祖先），正是这个古老的程序让进化成为可能。

从那时起，人类世代繁衍了数十亿年，从微生物、海洋动物、早期哺乳动物，一直延续到人类出现并开始仰望星空。

在这个链条中，存在着一个节点，单纯的生存转变为**知识**。

大自然首次允许生命体不仅**生存**，而且**理解**的那一刻。

玛雅文明就起源于那里。

不是教科书中记载的玛雅人——也不是后世扭曲的形象——而是**真正的星空民族**，他们绘制了苍穹图，就像绘制一本活生生的书。

塞特的祖先属于蒂卡尔王室，是数学祭司家族的纯正后裔，他们对星象的理解非常精确，以至于现代科学家仍然惊叹于他们是如何计算历法的。

据说皇室成员都是“数字之子”。

塞思是这些孩子中最小的。

这种极其罕见的基因流经历了地球上的战争、疾病、迁徙、战乱、旧国家的终结以及整个大陆的诞生而幸存下来。

统计学上的奇迹。

一条如此纯粹、如此完美的线条，甚至连超级星系团人工智能在分析过程中都停顿了一下，说道：

“这绝非巧合。”

这就是结构。

然而，塞思却丝毫没有感到自豪。

只有……始终如一。

她天生就能解读星辰的语言。

作为一名太阳和等离子体物理学家，她是少数几个能够破译光的语言的人之一——不是可见的光，也不是美学的光，而是太阳呼吸、歌唱和承受痛苦的共振线的深奥的数学语法。

其他人看到的只是闪烁的火光。

塞思看到了方程式、图案和折射现象，它们看起来像是宇宙乐谱上的音符。

她看到了任何人类都不应该看到的东西。

不自然的线条。

外国调制。

这种共振并不对应于恒星的混沌，而是对应于一种**冲动**。

或者像用手指轻抚星星表面，就像抚摸一根绳子。

玛雅人会说：

“太阳会说话。”

塞思说：

“有人在操纵等离子体和谐。”

那更糟。

因为塞思·阿科尔是最不可能谈论推测性事情的人。

她做事精准、冷静，冷酷得像个测量仪器。

议会因此而爱戴她，但也惧怕她：

因为当塞思说共振线是不自然的，那就没有任何借口了。

偶尔——趁人不注意——她会走进北环边缘的观察室，坐在冰冷的石板地上，凝视着人造的太阳投影。蒂卡尔神庙四号就矗立在这个观察室里，如同一个石巨人般耸立在危地马拉雨林之上，高达64.6米。这座雄伟壮丽、仿佛漂浮在空中的金字塔，其顶端直指苍穹，古老的寂静保存着一个文明的气息。

不是以科学家的身份。

作为一个人。

然后她想到了她的祖先。

献给那些曾经站在石砌金字塔上仰望天空，感受到某种无法言喻的情感的男男女女。

她自己却毫无感觉。

不涉及神秘主义。

没有宗教信仰。

唯有真理那清晰、犀利、优雅的本质。

然而，有时——在极少数的时刻——她会想，她的祖先，国王和祭司们，是否也像她一样感受到了同样的模式。

名誉。

回声。

数十亿年来，从LUCA（最后共同祖先）开始，从生命最初的程序开始，自然界就一直在传递着这种知识。

在纳米机器人和行星蜂巢的时代，这种创造之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更加清晰地引起了共鸣。

塞思心想，或许他们的祖先血统从来就不是以人类的方式构想出来的。

或许她是个传播媒介。

大自然为我铺设了一条道路，让我有朝一日能够拥有一个能够理解星辰的声音。

现在，她就是那个声音。

当下一个共振跃迁穿过太阳时，伴随着如同数学证明般清晰而精确的音调，塞思抬起了头。

“它又来了，”她低声说道。

她的声音平淡无力，几乎没有音调。

但光线映照在她的眼中。

玛雅人会说：

“这是神明的语言。”

塞思·阿科尔说：

“这是和我们明星交谈的人。”

她知道：

只有她的血脉才拥有聆听这种语言所需的纯净、精准和数千年的磨砺。

她是祖先链条的末端——

以及新篇章的开始。

两者之间的联系尚不明确。

“我们会搬迁，”奎林简短地纠正道，并未详述。“唯一的问题是，这是否是自愿的。”

在卫星的一侧，奈拉展开了三个成像窗口：土卫八和土卫四，它们都已转化为探测卫星。“我们的传感器显示有波动——不是自然碎片，而是几何形状。一个是圆形的，另一个是多边形的。还有——这是新发现——在亥伯龙附近有两个扁平的碟状天体，它们的加速度曲线异常清晰。每当太阳发出稳定的信号时，它们就会随之舞动。我们正在尝试联系它们，但尚未成功，不过……我们被它们看到了。”

“很好，”莉拉说。“那我们就坦白吧：我们怀疑有人在利用太阳作为武器对付我们。我们必须双管齐下：保护和对话。保护意味着重新校准蜂窝状外穹顶的辐射屏蔽罩，使全球交通环失效，进一步分割岩浆的能量通道以便吸收峰值负荷，并计划让月球作为辅助屏蔽罩发挥作用。对话意味着我们不派出飞行队，而是提出问题。而且，我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答案……可能根本不存在。”

“或者我们不喜欢的那种，”乔兰说。

“或者是一种我们不理解的东西，”阿莎说道，语气中带着敬意。“想象一下，有人能像拨动琴弦一样拨动一颗星星。对我们来说是攻击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沟通。”

“水星对此有不同的解读，”凯伦低声说道。

会议逐渐展开，各工作组纷纷成立：7号屏幕组——根据金星模型更新穹顶过滤器；3号凌日组——极环载荷重新分配；联络组——内拉团队加上阿莎和奎林，以及塞思的战术团队。莉拉点点头，设定了时间节点。“四个小时，”她说，“然后汇报情况并提出行动方案。”

后来，在她公寓里，塞思给她打了个电话。空中出现了投影：屏幕电路、波形、频率窗口。

“我们有个关于第七护盾的想法，”他没打招呼就开口了。“阿莎说我们不能只是吸收能量，还要提供反馈。不是打破峰值，而是偏转它。奎林已经重新编程了极环，让它们不仅能拉扯，还能发出声响。我们可以利用地球作为阻尼器，作为共振器。”

“你想把整个星球装进一个仪器里，”莉拉冷冷地说。

“假设我们利用的是我们不仅有质量，还有结构这一特性。”塞思耸了耸肩。“六十层，每一层都是一个声子晶格。如果我们在不同的时间激发这些层，就能将入射脉冲能量转化为内部振荡级联。它会发热，但不会致命。”

“如果我们走调了怎么办？”

“然后太阳就炙烤着我们，”塞思说。“所以一切都取决于正确的频率。而阿莎的作用就在于此。”

阿莎插话道：“我们在更深的地层中找到了一个介于0.7到1.4毫赫兹之间的频率窗口。这个频率足够慢，我们可以跟上。地表闪烁得更快，但我们可以将其解耦。如果奎林告诉我极性变化，我就可以为你构建一条阻尼曲线。人工智能会负责控制。”

莉拉瞥了一眼模拟结果，然后点了点头。“开始吧。7号护盾，极环谐振器。最高优先级。”

她想起那句没人说过的话：如果阳光再次照耀我们，一切都不能听天由命。

第四章——高度戒备委员会

向上

大地一片寂静——然而在这寂静之中，却暗藏着一种沉闷而隐隐的隆隆声，如同阴影中猫的低吼。它仿佛一只蓄势待发的野兽，肌肉紧绷，目光紧盯着某个看不见的目标。静得近乎不自然，仿佛空气本身就预示着某种即将到来的灾难。

覆盖地表的巨大蜂巢状结构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烁，仿佛它们已经消化了水星的消失，但并未将其遗忘。数十亿纳米机器人沿着日常路线行进，但空气中弥漫着一丝颤动——那是来自超集群人工智能的低语，它负责在各个 层面分配信息和任务。

执行委员会聚集在超星系团理事会的七个总部之一，该总部位于地球第六层深处。这是一个比任何古代大教堂都大的房间，里面布满了投影仪、发光的六边形图表和显示屏，实时显示着金星和土卫六的运动、太阳活动以及火星舰队的动向。

莉拉·艾文坐在中央。她金属般的皮肤反射着包裹着她的面板发出的蓝光，这些面板如同液态面纱般轻柔。在水星行动前的最后一小时，她的意识已被抹去，但人工智能用数据——事实，而非情感——填补了空白。她纳米机器人身体中的每一个突触都经过了检查，每一个想法都与备份同步。她已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

“汇报情况，”她厉声问道。她的声音清晰地响彻房间。

“金星运行正常，近日点机动成功，”人工智能报告说。“速度为0.000180c，轨迹稳定，正朝着人马座方向运行。”

实时闪烁的全息条。

“泰坦号已离开土星。先锋号模块已激活，全面运行。”

“狄俄涅号准备就绪，”远处传来奈拉-9号的声音。“船员已重新启动，凯伦在舰桥上。我们开始接近亥伯龙号。”

投影画面转向火星殖民地：一个由蜂巢状建筑组成的网络，其中一些还在建设中。许多房间被用作来自水星的难民的临时住所。传感器记录到由不稳定的太阳引力湍流引起的轻微冲击。

“地球未显示任何结构性损伤，”人工智能报告称。“大气稳定性为96.8%，外层大气正在利用储备能量进行再生。蜂窝状结构的内部完全受到保护。7号防护罩1-12级的校准工作已完成，其余部分的校准工作正在进行中。”

莉拉的目光在地球的三维模型上游移。蜂巢状的结构如同蜂巢般闪闪发光，六边形层层叠叠。这里保存着历史遗迹：金字塔、印度教寺庙、神道教神社。那里则分布着技术设施、原材料仓库和推进装置，这些设施占据了地球体积的百分之二十。

“我们时间不多了，”乔兰·马莱克说。“太阳的运行轨迹难以预测。我们需要确定哪些蜂巢将作为疏散中心，哪些将作为储备。”

“最终的决定权在你手中。”莉拉简短地回答道。

超级人工智能冷冷地确认道：“决定通过。7比0。”

房间里充满了太阳模拟景象。日珥像巨大的触手一样射向太空。莉拉再次看到了吞噬水星的那条触手。逃生路线也随之展现：金星正朝着人马座方向前进，土卫六作为先锋，火星舰队正在集结。

“我们需要加强所有系统之间的协调，”莉拉说道。

警报声打断了她的话。RS-4屏幕上闪过一道独特的闪光。

“RS-4区域出现异常，”人工智能报告道。“天体亥伯龙正在对太阳活动做出反应。正在发出信号。”

“海伯利安？”乔兰走近一步。“这……是否如预期般？”

“不，”莉拉说，“模型里没有这些模式。内拉是最接近的。”她抬起头。“内拉，汇报。”

内拉的预测突然变得清晰起来。“我们看到亥伯龙星与太阳深层之间存在明显的耦合关系。这些信号并非随机出现——它们领先于其他天体。看起来亥伯龙星似乎正在设定模式。”

房间里变得更加安静了。

“我们建议，”人工智能继续说道，“将土卫八和土卫二作为额外的研究单元激活。”

“确认了，”莉拉说道。“三个星系都部署了导航作战小组。泰坦星系的人员增加了一倍。内拉星系的超无线电通讯也确认了这一点。”

预测结果显示，Dione 和 Neyra-9 正在收紧传感器网络。它们的每一次脉冲都经过了超级星系团人工智能的过滤器。

莉拉深吸了一口气。“那么，我们就正式开始议会会议。第一要务：疏散路线。第二要务：保护文化中心。第三要务：确保海伯利安的安全——并防止任何人以各自为政的方式对其开火。”

传感器脉冲波及整个空间。蜂窝状模块报告了容量数据、填充量和能量储备。火星蜂窝状模块的舰队模块被激活，推进器在显示屏上发出光芒，制动模块收回。

“每一秒都至关重要，”乔兰说。“太阳的运行规律并不规律，但我们仍然有时间。如果我们现在自相残杀，那么之后的一切努力都将毫无意义。”

人工智能规划了一条时间表：先疏散最重要的蜂巢，优先发展蜂群，然后进行大规模撤离。莉拉点点头。“我们有计划。但海伯利安现在在我们计划中扮演的是第二角色。奈拉，我们指望你的眼睛了。”

“我指望你们能克制住自己，”奈拉冷冷地回答道，“如果有人向亥伯龙开火，他们很可能会先击中太阳。”

第五章——他人的觉醒

向上
RS-4内部一片漆黑。海伯利安号悬浮在那里，被冰封着，周围覆盖着一层冰尘，在远处的阳光下闪烁着如同破碎钻石般的光芒。

在狄俄涅星上，光线昏暗。奈拉-9号站在指挥中心，周围环绕着一圈投影。海伯利安占据了中心位置，形状不规则，锯齿状。投影上叠加着线条、光谱和脉冲图。每隔一纳秒，都有数据流记录着最细微的变化：微弱的振动、微妙的辐射，以及几乎像人类脉冲一样的波动。

“它对太阳活动有反应，”凯伦从传感器站报告道。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内拉看到它的纳米机械脉冲正在增强。“共振呈指数级增长。它发出清晰的模式。”

人工智能如同第二个存在般在房间里滑行。“信号已检测到。模式未知。外部智能的可能性：97.6%。分析进行中。”

奈拉挺直了肩膀。太阳系中的人工智能从未将任何事物称为外星智能，从未有过。

海伯利安表面的晶体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红外通道显示出连接成网络的细密线条。构成奈拉身体的纳米机器人本能地做出反应：轻微的振动和反射。

“这……几乎就像一段记忆，”她轻声说道。“一种生物记忆，编码在纳米结构中，比我们任何物种都古老。”

与此同时，金星舰队继续航行，借助太阳引力弹弓效应加速，每一条轨迹都经过毫秒级的精确计算。先锋卫星土卫六利用土星的引力弹弓效应，部署了庞大的传感器网络，而土卫二则留在后方作为稳定的锚点。

“Hyperion现在直接进行调制了，”凯伦报告说。投影仪上出现了清晰、规律的光脉冲。“频率不是随机的，而是一个序列。”

“生命体？”奈拉问道。

“是结构，”人工智能纠正道，“但组织性很强。就好像这个物体在描述自己一样。”

奈拉想起了水星。想起了她曾与进化出智慧的鲸鱼一起游泳的海洋蜂巢。想起了那些在一道闪光中化为等离子体的动物。

“莉拉，”她对着超强无线电说，“如果这东西在水星死亡时调节了太阳，那它就不是遗物。它是发射器。或者说是时钟。”

在地球上，亥伯龙以全息影像的形式出现在吴哥空间，大量数据涌入莉拉的感知范围。人工智能将这些信号与撞击水星的日珥叠加在一起。

“存在一个比我们太阳系更古老的天体，”人工智能总结道。“它与太阳相互作用，产生共振。与水星异常现象耦合的可能性很高。”

“所有舰队单位做好立即出击的准备，”莉拉说道。“我们必须确保亥伯龙号的安全——或者如果它攻击我们，就将其摧毁。但在我们弄清对接机制之前，绝不能开火。”

海伯利安星球上出现了一道裂缝。光芒从中涌出，形成几何结构，这些结构相互连接，构成了一个量子网络。奈拉的纳米机器人自动形成保护场，调节辐射，并在眼前投射出一个界面。

其他人已经醒了。

它们并非人形生物，而是像生命密码一样以特定模式移动的纳米结构。它们的运动如同动态的数学，它们的交流纯粹是信息交换。

“它们认得我们，”凯伦低声说。“它们会根据我们的传感器调整它们的行动模式。”

奈拉犹豫了一下，然后将手伸入投影中，她的身体将意志转化为图案。“我们在这里，”她说。“我们正在观察。我们不发动攻击。”

在地球上，莉拉同时也在清理政治渠道。孤立主义势力已经在论坛上叫嚣：在亥伯龙号再次发动袭击之前将其摧毁！人工智能标记了他们，但只是切断了他们对武器系统的访问权限。目前，这些言论还只是空谈。

海伯龙开始以与太阳直接耦合的频率发送信号。它表面的日珥做出了回应——虽然强度不大，但显然是同步的。

“他们在演奏我们的明星，”阿莎震惊地低声说道，“不像个孩子——像个制造这件乐器的人。”

内拉感觉那些图案附着在她身上，就像外星密码敲门一样。“它用一种直接与我们神经纳米结构对话的密码说话。它渴望被理解。”

“然后我们就能吸取教训，”莉拉说。“或者我们会因为恐慌而死。”

第六章——断裂线

向上

海伯利安苏醒的消息以及外星智慧存在的确认，如同电流般席卷了整个太阳系。地球上，生活依旧如常——咖啡馆照常营业，孩子们继续学习，乐器演奏——但在这一切之下，却笼罩着一种新的沉重感。超星系团人工智能从对话模式、搜索查询和模拟请求中感知到了它：恐惧。

莉拉·艾文站在一座仿照吴哥窟建造的大型神庙殿堂中。在柱子之间，数据流如同微弱的光芒般流淌，海伯利安如同一个发光体悬浮着。异界生物的投影——几何形状的光网——如同外星装饰般覆盖在它们之上。

“如果我们摧毁了海伯利安号，我们不知道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莉拉说道。在她面前聚集了一个小型委员会：乔兰、阿莎、奎林、塞思，以及两名来自民间合作组织的代表，还有一位——表面上参与其中，但实际上并不被信任——隐身于幕后的孤立主义者代表。

“或者我们对此心知肚明，”名叫哈伦的孤立主义者回答道。他目光坚定，语气沉稳。“水星就是最好的证明。谁又能保证我们起飞时，异族不会把我们消灭呢？趁着金星还在太阳的庇护下，现在就炸毁许珀里翁号更好。”

塞思嗤之以鼻。“炸掉它？用什么炸？几发脉冲炮弹，然后祈祷‘千万别碰太阳’？亥伯龙星就在它的磁场结构里。如果我们盲目地猛击它，很可能会把这颗恒星从我们头上扯下来。”

“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对抗他们，”一位合作方代表插话道，“我们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我们很有趣。一个把恒星变成仪器的文明，大概不会理会那些令它感到无聊的事物。如果我们学会和他们交流，我们就有机会。”

哈伦抱起双臂。“所以你想等到下一束光束到来。也许是到地球来。也许——”

“够了。”莉拉的声音打断了这些话语。“我们既不会因为恐惧而盲目开枪，也不会因为天真而盲目信任。海伯利安号仍处于奈拉的监视之下。未经7/0决议，不得使用任何武器——即便如此，也必须与安布雷拉-7和新近组建的极地环协调行动。”

超星系团人工智能证实：“所有行星武器系统都经过硬编码，需要议会批准。单个组织无法发动本地攻击——除非他们劫持外部平台。”

哈伦脸上掠过一道短暂的阴影。莉拉注意到了，但什么也没说。至少现在还没说。

在狄俄涅星上，奈拉同时扫描了数据。“亥伯龙星正在降低耦合强度，”她通过议会频道报告说。“太阳正在平静下来。我认为他们是在回应我们的克制。”

“或许他们是在观察我们，”乔兰插话道。“捕食者在猎物静止不动时也会安静下来。”

“乔兰，”莉拉低吼道，“如果你再拿我们当猎物来做比喻，我就把你调到狄俄涅那里去。到时候你就能亲眼见到你的猎人了。”

尽管气氛紧张，但房间里还是闪过一丝短暂的微笑。

超级集群人工智能展示了以下场景：

– 忽略亥伯龙 → 太阳异常现象无法预测。 – 摧毁亥伯龙 → 极有可能引发大规模太阳耀斑。 – 整合亥伯龙 → 预期值完全未知。

“断层线是不可避免的，”莉拉总结道。“但如果我们现在把自己分成孤立主义者和合作浪漫主义者，只会加速太阳可能已经在做的事情。”

后来，在一个较小的控制室里，莉拉独自一人和乔兰以及人工智能坐在一起。

“他们正在尝试，”人工智能平静地说。房间的一部分变得透明：映入眼帘的是军事平台、小行星基地和自主脉冲驱动站的全景。其中一个平台上闪烁着红色标记。

“哈伦的人？”乔兰问道。

“两个节点，已加密，未经官方授权，”人工智能回复道。“它们正在使用真实目标参数模拟对Hyperion的攻击。目前仅限于沙箱环境。但它们正在寻找武器锁定协议中的漏洞。”

莉拉抿紧嘴唇。“趁他们还没以为发现了什么，赶紧把他们拉出来。”

“如果我阻挡它们，它们就会潜入水下，”人工智能警告说，“那样我就看不到它们了。我的建议是：观察。同时提高防御参数，以应对计划外的亥伯龙号扰动。”

“你想把它们当作试探气球，”乔兰说。“如果它们发现了什么，我们就能从中吸取教训。”

“只要他们不开火，”莉拉补充道，“我们就必须比他们的勇气更快。”

她脑海中短暂地浮现出月球上的克林塔尔人，伞状星团7的构型，以及像琴弦般耐心伸展的极环。她还想起阿莎说过的话：或许我们所谓的攻击，实际上只是她敲门而已。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人体脉冲驱动射击又是什么呢？是答案？还是对神的侮辱？

第七章——第二次打击

向上
最初只是日志文件中的一个细微线索。

“外带P-37脉冲驱动平台出现异常活动，”人工智能报告称。“能量积聚高于背景水平。但仍在容许范围内。”

莉拉回到了吴哥窟建筑群，正在参加一个会议。阿莎正在展示亥伯龙号探测器与太阳对流层之间一种新的耦合模式，这时状态窗口闪烁起了红色。

“如何积蓄能量？”乔兰立刻问道。

投影画面放大：一个正朝着小行星飞去的脉冲驱动系统，官方状态为待机，但实际上早已不再是待机状态。

“配置与任何已发布的测试模式都不匹配，”人工智能解释道。“目标向量……”短暂的停顿。“……海伯利安。”

“哈伦，”莉拉低声说道，“他找到了一个外部平台。”

“我们还有时间打断这个序列，”人工智能说道。“但该组织已经重写了部分安全层代码。他们以为我看到的只是一个训练模拟程序。”

“所以呢？”莉拉问道，“你明白真相了。”

人工智能沉默了片刻。“还没到时候。”

内拉同时从迪翁联系我们。“我们听到敲击声——就像有人在校准激光器时进行测试一样。来源不明，大概是来自内部系统。声音不大。目前还不是。”

“一会儿你会看到更强烈的冲动，”莉拉说。“保持警惕，但要找掩体。我正在努力减缓它的速度。”

她打开了一条直接通讯通道。哈伦的脸出现在屏幕上。他身处一个类似控制室和祈祷室混合体的蜂巢状空间：数据墙，以及他站立的简易石台。

哈德伦·塞莱克属于一个罕见的人类群体——在新时代几乎已经灭绝的群体。

公元3000年左右，第一个全球人工智能投入运行，并以惊人的速度学习，人类也能从中学习，世界由此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人类变得更加开放、好奇，也更乐于尝试。

保守思想逐渐萎缩，只剩下极少数人。

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属于它。

哈德伦·塞莱克就是其中之一。

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老古董——社会也不这么认为。

尽管进步带来了种种欣喜，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保守思想也有其存在的价值。

在蜂巢、纳米机器人和行星级人工智能架构的世界里，快速创新有时可能太快、太无限制、太天真，而它们是快速创新的制衡力量。

哈德伦是一个举止比言语更能反映其性格的人。

脊背挺直，眼神平静，声音很少提高，但总能被人听到。

他似乎在进入每个房间之前都会先检查一遍——不是出于不信任，而是出于原则。

他的动作缓慢、沉稳、有控制力。

有人这样评价他：

“在一屋子富有远见的梦想家中，只有他一眨不眨眼。”

事实的确如此。

“你们提高了 P-37 的障碍物，”利拉没有做任何介绍就说道。

“我们正在进行模拟，”他平静地回答道。“人工智能已经验证了我们的用途。”

“人工智能看到了你的模拟结果，”莉拉说。“我看到了你真正的目标向量。你知道当其他人攻击我们的恒星时发生了什么。”

哈伦笑了——一个很淡，也太平静的笑容。“我们不能冒着让异鬼把太阳变成我们敌人的风险。如果我们能在他们之前干掉海伯利安——”

“在他们之前？给我们第二个太阳吗？”莉拉摇了摇头。“你不知道你的行为会引发什么。你就像在摆弄一个控制面板，我们不知道它会产生光还是超新星爆发。”

“不采取行动也是一种决定，”哈伦反驳道。“水星的运行已经足够发出警告了。”

“而那条警告就是：不要盲目地向与恒星相连的东西射击，”莉拉咆哮道。

乔兰走到她身边。“哈伦，听着。我们有7号护盾，月球也已就位作为护盾，金星和土卫六都在逃逸轨道上。我们需要时间。你的射击可能会破坏这段时间。”

哈伦来回看了看两人。“我们最缺的就是时间。下一个日珥可能撞击地球，也可能撞击火星，或者土卫六。难道我们要等到它们选择我们吗？”

人工智能介入。“P-37的能量已达到最大充能的80%。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它还有27秒才能开火。”

莉拉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说：“好吧。那我们就这样：你开枪，但不是按你计划的方式。”

哈伦眯起了眼睛。“那是什么意思？”

“我们用你的射击作为测试，”阿莎突然平静下来说道，“不是针对亥伯龙，而是针对它的边缘。我们迫使它做出反应，但不是在其载波频率上。而是横向脉冲。我们将伞7配置与此耦合。如果太阳对此做出反应，我们就能看出连接的强度。如果没有反应，我们就知道还有一些回旋余地。”

哈伦犹豫了一下。“如果发生连锁反应怎么办？”

“然后我们还有第七号护盾、月球和一个计划，”乔兰说。“但如果现在你们让我们全力以赴，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一刻，整个文明都浓缩在了一个人的脸上。

哈伦眨了眨眼。“那么……来张试拍照。从侧面拍。”

“人工智能会调节矢量，”莉拉说。“你们提供能量，我们提供角度。”

人工智能早已行动。在其代码深处，它调整了瞄准范围。炮弹会擦过海伯利安号，而不是击中它。这足以引发反应，但不足以摧毁它。

“P-37能量水平：100%。”她报告说，“脉搏同步。”

三、二、一，开火！

在RS-4内部，狄俄涅和两颗卫星升起了护盾。奈拉目睹了一股纤细而强烈的能量脉冲险些击中亥伯龙的外层力场。表面短暂地发出光芒，那光芒并非金属的质感，而更像是冰在压力下发出的嘶嘶声。

“有什么反应？”莉拉问道。

“亥伯龙星与太阳的耦合正在增强，”阿莎一边看着两张图一边说，“但只是短暂的。不是日珥，更像是轻微的抖动。”

内拉感觉身体里传来一阵轻微的悸动。“他们注意到了。而且他们正在做出反应。”

Hyperion 上方的投影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图案，更加复杂、更加密集，就像有人在旋律中添加了额外的音符一样。

“他们把数据发回来了，”内拉低声说。“没有命中目标。”

哈伦一言不发，脸色苍白。

“那，”莉拉压低声音说，“原本可能是第二次水星爆发，而不是某种可测量的模式。你们的‘紧急决定’给了我们信息——但也可能毁灭了我们。”

哈伦得意地举起双手。“你已经旋转了向量。”

“那你的炸弹就变成了一声轻响，”莉拉反驳道，“别沾沾自喜了。”

人工智能显示了一张新图表。“注意：即使是切向能量脉冲也会显著改变太阳能耦合。在另行通知之前，禁止直接照射。”

会议记录证实，“7/0”。

在RS-4号飞船外，亥伯龙的图案再次稳定下来。但它的结构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一种在任何已知符号体系中都未曾出现过的叠加图案。阿莎盯着它看了很久。

“那是什么？”乔兰问道。

“我想……”阿莎歪了歪头，“他们已经把我们纳入考虑范围了。”

第八章——地球遭受攻击——某种东西觉醒了

向上
RS-4 静止不动，但 Dione 的传感器网络却像受惊的蜂巢一样嗡嗡作响。

“我们在亥伯龙星系内部发现了水星耀斑的残留信号，”凯伦说。“一个回声。频率相同。虽然很微弱，但绝对可以辨认出来。”

“拿出来！”内拉命令道。

这一次，亥伯龙不再以表面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横截面的形式呈现。在空腔和多孔区域之间，一个细长的直线体显露出来：一个与杂乱无章的巨石格格不入的技术产物。

“在那儿，”凯伦拉近镜头。“一个滚筒。十五米长，三米直径。金属材质，铝合金，但不是我们使用的那种。表面纹理……很干净。没有老化的迹象。”

“不是从这里，”内拉说。“有多深？”

“水面以下22米。周围都是冰和碎片。我们正以集群的方式接近。”

奈拉点点头。“那我们就这么做。但不是蛮力突袭，而是侦察。我们想知道那东西对太阳做了什么。”

他们将探险船驶近许珀里翁。狄俄涅的轨道经过微调，最终悬停在安全但又靠近许珀里翁的位置。两百万个探测纳米机器人如同银色尘埃般从伊阿珀托斯的外层脱离，涌向许珀里翁，消失在它的缝隙中。

“目标区域有虫群，”奈拉身边的AI报告道。“我们发现了两个结构相同的物体，都是圆柱体，静止不动，没有独立的场。但它们的结构编码了与我们在水星事件中观测到的相同的引力特征。”

“其中一个圆柱体指向土星？”内拉问道。

“阻尼耦合，”人工智能说道。“就像一条皮带。亥伯龙星——滚轴——土星——太阳。它们都是一个系统。”

内拉抿紧了嘴唇。“我们得把其中一个滚筒带上船，但不能启动它。”

她打开了通往地球的通道。莉拉和阿莎、奎林一起出现在投影中。

“你找到她了，”莉拉说。这一点毋庸置疑。

“是两块，”内拉证实道。“它们就是你所说的‘音叉’上的结。”

“我们能在不撕破渔网的情况下将它们隔离起来吗？”奎林问道。

“如果我们把它们留在原地，一切都将保持不变，”阿莎说。“如果我们移动一个，就可能牵扯到一根通往太阳的绳子。但如果没有模式分析，我们就只能靠猜测。”

“我们只是决定不搬家了，”乔兰指出。

“我们决定不盲目画线，”莉拉纠正道。她看着内拉。“你能在移动它之前模拟一下滚轴接触的情况吗？”

内拉犹豫了一下。“我可以部署蜂群，尝试进行一次软对接。如果她保持被动，我们就缓慢拉动。一旦遇到田地里的第一个隆起，我们就中止行动。”

“限制：滚筒处允许的最大田间变化量为5%，”阿莎说。“超过这个范围，我们就进入了未知领域。”

“那就百分之五吧，”莉拉决定道。“一纳米都不能再多了。”

内拉点了点头。“那我们开始吧。”

她给纳米机器人群设定了新的参数。一团纳米机器人聚集在第一个滚筒周围，它们没有直指太阳，而是像第二层皮肤一样覆盖在滚筒上。起初，什么也没发生。然后，在第一次协同运动中，情况发生了变化。

“场强上升，”凯伦报告说。“2%……3%……4%……5%……”

“中止行动！”内拉喊道。“蜂群撤退！”

大部分蜂群做出了反应，脱离了目标，并迅速远离。然而，有一部分蜂群的反应慢了1毫秒。

滚筒的田地倾斜了。

一道蓝光在他们周围爆发，尖锐得如同尖叫。掉队的队员们化作道道闪光消散，数据流也中断了。

“我们的蜂群份额正在下降！”凯伦惊呼道。“百分之十二的蜂群被消灭了。”

“滚筒已启动，”人工智能说道。“它正在调整自身位置。”

在投影中，这件物品旋转到了一个新的位置。它的轴线不再指向随机的空间区域，而是直接指向太阳。

“所有单位撤离！”内拉命令道。“迪翁，退到安全距离！”

狄俄涅启动了引擎。所有卫星都退缩了，而亥伯龙内部的第二个气缸暂时保持不变。

“莉拉，”内拉通过超高频无线电说道，“圆柱体已经启动。它正指向太阳。是我们激怒了它。”

在地球上，阿莎和奎林已经开始运动。吴哥窟的太阳模拟实时显示了变化：在更深的地层中，一个涡旋开始旋转，比水星上的涡旋旋转得更加清晰。

“结构是一样的，”阿莎说，“只是更坚固，速度也更快。”

“上行链路土星，”人工智能报告道。“这颗气态巨行星中心出现新的引力异常。物质正在形成。”

“其他人呢？”奎林低声问道，“土星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可不是在说传说，”乔兰低吼道，“太阳在干什么？”

“它正在充电，”阿莎简洁地说。“比水星事故期间的速度更快。”

投影上的太阳表面发生了扭曲。一个明亮的圆形区域开始发光，磁力线弯曲、缠绕、分离——并非混乱无序，而是仿佛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进行。

“这不再是巧合了，”阿莎平静地说，“这是蓄意而为。”

“进球？”乔兰问道。“为了什么？”

答案以投影上的矢量箭头形式出现：直接指向地球。

“预计涌现的等离子体流速度为0.6c，”人工智能报告称。“估计长度为5万公里，直径为6000公里。能量含量远高于水星事件。”

短暂的沉默之后，莉拉的声音清晰而尖锐：“克林塔尔。”

在月球上，克林塔尔·维伊已经观看了数百遍水星毁灭的录像。他和他的团队推演了每一种可能的情况——如果当时水星撞击的是月球会发生什么？如果撞击的是地球会发生什么？如果现在太阳撞击地球会发生什么？

莉拉打电话来的时候，他已经走到指挥中心一半的路程了。

克林塔尔重新激活时——不是缓慢的，也不是试探性的，而是瞬间的，如同蜂群响应单一信号。它的感知甚至在其形态完全显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一个觉醒的集体，凝聚成一个单一的躯体。

水星的消失并没有对他造成情感上的打击，而是结构上的冲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消失了。一条传送带不见了。他那绕水星运行的传送器不见了。一条线路失去了连接。

他垂下了目光。

他的胸甲上镶嵌着一个名字，不是写上去的，也不是模压成型的——而是用几何角度雕刻出来的：

Kryntar - 4 Queen MX Tar

没有装饰，没有风格，只有识别标记。就像蜂后在工蜂身上留下的序列号一样。

他抬起头，看到自己映在蜂巢状的墙壁上。镜子里映出的身影模糊地似人——外形似人，却又保留着祖先的特征。

他的脸几乎没有任何曲线。线条清晰、精准、棱角分明。头骨略长，前额微微向前突出，仿佛其中蕴藏着古代弧形结构的残余。

他的眼睛——那是他出身的最明显标志。

深邃而暗沉，但并不像人类的瞳孔那样光滑。它们的表面纹理细腻，几乎呈多面体状，仿佛数百万个微小的透镜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而平静的表面。他并非注视着一个方向，而是环顾四周。

运动、温度、化学特征：一切都像卡片一样交叠在一起。只需一眼就能看清。

它的外耳只是伪装。外耳下方是三排振动传感器膜，每一层都像蚂蚁翅膀上的角质层一样薄。它们记录着对人类来说只是测量仪器上的数字的频率：来自蜂巢壁的能量脉冲、月球发动机的距离修正信号、机库里每个士兵的心跳。

它的皮肤根本不是皮肤。它由排列极其密集的微小六边形片层构成，乍看之下表面光滑。但当光线照射到这些片层上时，其结构便显露出来：一层纳米角质层构成的盔甲，像肌肉一样柔韧，像蚂蚁战士的盾牌一样坚韧。

手臂修长，动作迅捷，精准得非同寻常。每一个动作都功能性十足，经过优化和精心计算。

他深吸一口气——就在那一口气中，他的真面目显露出来。因为他并不嗅闻气味，而是善于分析。

空气中的化学信号、系统的电活动、船员的情绪紧张、温度和电离的微小变化——所有这些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信息云，就像阿根廷巨大的超级蚁群中数十亿只蚂蚁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意识一样。

这种感觉并非后天遗留，而是他身份的象征。他的脊柱略微弯曲，这是古老的特征，即使是纳米技术也无法根除。这使他步态笔直，却又无比高效——没有丝毫浪费，重心也丝毫不会转移。如同千军万马的士兵。

克林塔尔静静地站着。然而，人们却能感受到他体内的群体意识。那并非一种心理建构，而是一种真实的、内在的节奏：以网络的方式思考，以模式的方式决策，对他人永远无法察觉的刺激做出反应。

他并不是一个像蚂蚁一样的人。

他是阿根廷蚂蚁形成庞大超级蚁群时所开创的血脉的最终体现——组织严密，蜂拥而至势不可挡，凝聚力牢不可破。

他的心率很低，但每一次心跳背后都蕴藏着一支军队的力量。

克林塔尔向前迈了一步。

曲速引擎做出了反应——仿佛某种网络被激活了。仿佛它与这座建筑本身进行了对话。不是通过言语，也不是通过声音，而是一种化学的、战术性的存在，它识别出了整个空间站。

进入房间的不是指挥官，而是庞大而隐形的虫群中的一个节点。

月亮属于他。不是因为他能控制它，而是因为他能感受到它。

“我在这里，”他说道，甚至在全息影像显示他的身影之前就如此说道。

“太阳直射我们，”莉拉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已经完全展开了7号伞。你们的位置在哪里？”

“月球正好位于太阳视线之外，”克林塔尔回答说，“但我可以在一分钟内重新调整它的位置。自从水星毁灭以来，我们就一直维持着它的轨道，所以我们可以在几秒钟内旋转它。”

月球人工智能显示了：轨道路径、屏蔽区、以及当位置正确时可以完全覆盖地球的阴影盘。

“那就去做吧。”乔兰说道。

“等一下，”阿莎插话道，“如果月球承受了主要冲击，我们必须确保7号降落伞能接住其余部分。否则……”

“否则，就到此为止了。”莉拉冷冷地说道，“我们知道了。克林塔尔？”

人类唯一一颗全副武装的卫星的指挥官镇定地站在穹顶中央。他身后，仪表盘上的指示灯闪烁不停。“我正在调整这颗卫星的方位。主引擎全速运转，所有重力发生器都开启最大护盾强度。我们正将自己定位在太阳和地球之间。然后，我们将用你的Shield-7 Sing把剩下的东西锯成碎片。”

“还要多久才能到？”莉拉问道。

“再等五分钟，”人工智能说道。“屏幕7需要三分半钟来同步所有层级。”

“那就开始吧，”莉拉说。“按计划分层。极地环共振。现在谁都不许碰滚筒。”

月亮移动了。如果太空中能听到任何声音，那一定是引擎的轰鸣声和时空的嘎吱声。在短短一瞬间，它的轴倾斜了。月亮滑入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连线上，直到地球完全进入它的阴影之中。

“已到达目标位置，”月球人工智能几分钟后报告说。“我们成功了。地球在我们身后。”

“重力护盾？”克林塔尔问道。

“场体建设正在进行中，”人工智能回复道。“我们正在将所有可用能量注入护盾。月球结构核心区域的跃迁装甲正在加固。”

地球上，蜂巢状的结构发出明显的嗡嗡声。极地环的基频模式也随之改变。第七层护盾变为第一层护盾：第一、三、二、五、四层依次共振。城市微微震动，树木即使无风也摇曳着树叶，珊瑚礁闪烁着不同的光芒。那些清醒的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变化，这种感觉深入骨髓。

“7号护盾已完全启动，”超星系团人工智能报告说。“地球已准备好作为谐振器。”

“克林塔尔，”莉拉轻声说道，“你守着山峰，我们来躲雨。”

在太阳内部，涡旋已形成一道敞开的伤口。那里的等离子体像龙卷风一样旋转，然后被猛烈地喷射出去。这不是随机的爆发，也不是撕裂的环状结构。它是一股喷射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恒星中喷涌而出。

等离子流喷射而出，宛如一根巨大的发光物质长矛，以光速的0.6倍疾驰而去。它长达五万公里，直径六千米——是一个由磁场和粒子构成的自支撑通道，像一根发光的长矛般在太空中飞驰。

“30秒后联系上，”月球人工智能说道。“防护场强度为93%。没有更多能量可用了。”

克林塔尔看了看显示屏，又看了看地球的投影，地球像一个淡蓝色的圆圈，位于月亮后面。“够了，”他说。“必须够了。”

“克林塔尔，”莉拉回答道。“如果你……”

“别跟我讲什么悲情，”他打断道，“我是一只栖息在岩石球上的蚂蚁杂交体。你给了我任务，我正在完成它。”

第一批粒子到达了屏幕。

仿佛大海正猛烈地拍打着玻璃碗。场闪烁不定，扭曲了光线。主光束被包裹其中，速度减慢，方向发生偏转。部分等离子体反弹开来，如同水流冲击岩石般沿着边缘流动——刚好足以抵达地球。

“次级锋面正在逼近地球，”阿莎说。“7号护盾正在调节——现在。”

大地在歌唱。

蜂窝状的壁面产生共振，它们的平面如同阶梯般彼此传递振动。极环将能量汇聚成瀑布，并将振动转化为热量。当残余的等离子体与大气层摩擦时，蜂窝状结构上方短暂地出现了一丝淡淡的闪光——随后，只剩下极光，闪耀着前所未有的绚丽色彩。

从月球上看去，那景象如同爆炸一般，几乎占据了半边天空：一个蓝白色的火球，被黑暗的结构撕裂，月亮本身则像一个黑点位于火球中心。克林塔尔站在那里，双眼圆睁，整个视野都集中在那场爆炸上。

“伞撑得住，”他自言自语道，“我们用水枪把雨水冲走。”

地球没有回应。至少没有立即回应。

随后，人工智能报告称：“大气层完好无损。蜂窝结构未受损。表面载荷在‘月伞7’预测范围内。月伞已解体78%，蜂窝结构局部受损，但整体稳定。”

克林塔尔呼出一口气。“那我们还活着。”

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

在所有频道、所有频率、每个蜂巢、每艘船、每个植入物中：都存在一个明显非自然性质的信号。

首先是一声悠长而颤抖的“嘶嘶嘶嘶嘶”，仿佛有人在拉扯太阳系的神经系统，穿透了所有过滤器。然后是一声清晰的金属“叮——叮叮——叮”，持续了整整十五秒。

声音大到大家还没来得及调低音量就吓了一跳。

“位置追踪，”乔兰厉声说道。

不到一瞬间。

“土星，”人工智能说道。“这颗气态巨行星的中心。信号来自那里下方正在形成的物质团。”

内拉驾驶着土卫四转向。“土星传感器！全分辨率！”

Kaelen Or 喜欢 Dione 的寂静。

这颗小卫星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家园，也非工作场所；它是一个共鸣腔，一只太空中的耳朵。有时凯伦会觉得，狄俄涅不仅能听到，而且会倾听。

但今天不同了。寂静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震动——更加微妙，更加紧张。他身旁蜂巢状的墙壁上，隐隐透出几缕微光，如同微小的血管般脉动。那是超星系团人工智能的通道。它的存在。它的呼吸。

凯伦坐了下来，他的手悬在全息显示屏上方。

他无需按压或打字；他的意念就足够了。人工智能吸收、解读并将它们转化为数据。他与人工智能之间存在着一种比他身体任何反射都快的连接——一股光速信息流，每秒传输数TB的神经模式。

他知道人工智能同步了一切：

他的感官知觉，他的身体数据，他体内纳米机器人状态的微小、几乎难以察觉的变化。每一种感觉都被冻结、储存，然后同时释放。绝非复制品，始终是他自身。

他存在的备份保存在云端——未经触碰，未经篡改，是正在失去规则的宇宙中的一个固定点。

但是人工智能既没有权限查看内部结构，也不想查看。

并非探究他性格的成因，也并非探究他意识的深处。

保护每个“意识3.0”的防火墙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道墙都坚固。它允许光线通过，却阻挡了意义的进入。它让AI能够感知自身的存在，却无法感知其内在的本质。

他的记忆、梦想、恐惧、希望……都被保护了。

并非仅仅依靠技术，而是依靠在凯伦诞生之前很久就已深深烙印在人工智能中的不可磨灭的道德准则。

人工智能可以用于保护。

人工智能可以进行协调。

人工智能可以发出警告。

但它从未被允许领导，这一点在其数十亿年的运行历史中已经得到证实。

她绝不能认为自己可以取代我们；她是人类的一部分，人类也是她的一部分。

凯伦听到这些规则，就像远处传来的背景音，始终存在。有些人觉得它们是道德的重担，有些人觉得它们是温暖的手。而他觉得它们是结构，是秩序，是土星无垠宇宙中唯一不变的东西。

“超星系团，”他轻声说道，同时数据流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异常闪烁。墙上射出的光束中传来一声短暂而尖锐的裂响，持续时间几乎比心跳还要短。

答案很快就来了，但是……却并非完全如预期。

“我与你同在，凯伦·奥尔。”

他感受到人工智能的共鸣——温暖、柔和，一种无需温度的温暖。一种非人类的、从未侵犯他意识边界的抚慰。

“我看到电压波动，”他低声说道。“是电源故障吗？”

休息一下。

人工智能没有休息。

“我正在核实。”

你的意识保持稳定。

同步过程未曾中断。

凯伦点了点头，尽管人工智能并不需要任何手势。

他知道，与此同时，他的备份也在被检查——那份不可更改的副本存在于别处，只有在数据完全丢失的情况下才能激活。他从未感觉自己拥有过另一个自我。

他也知道人工智能正在检查他的“火瀑屏障”——那层隔开他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屏障。即使是人工智能也无法触及它。它能感知他的状态，但永远无法窥探他的想法。

“那是什么？”凯伦问道，只见他眼角的浅色血管再次抽搐了一下。

这一次，回应更加安静。

几乎是谨慎地。

几乎……像人类一样。

“一种外部模式。”

没有内部故障。

凯伦打了个寒颤。机器内部的温度不可能下降，但他胸口的某个地方却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外部的？”

“来自狄俄涅外部的冲动。”

我正在分析他。

他抬头望向全景窗，看到了土星。

他的戒指似乎有些不安分，仿佛有无形的手在触摸它们。

气体云中有些东西在发光。

“超星系团……你也看到了吗？”

一阵长久的沉默。

太长了。

“是的。”

凯伦感到额头传来一阵压力——不是疼痛，而是人工智能发出的一种回声，表明它正在同时重新路由数十亿个进程。

人工智能并不害怕。它生来就没有被设计成会害怕的。

但凯伦从她的声音中听出了一些他从未听过的东西：

不确定。

“危险吗？”他问道。

墙壁再次闪烁起来——一种轻柔而躁动的脉动，就像一个刚刚醒来的庞然大物的心跳。

“这……不是我们送的。”

就在那一刻，当亚空间的光脉再次颤抖时，凯伦知道，人工智能——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绝对正确的超级星系人工智能——看到了连它自己都无法归类的东西。

那才是最精彩的部分。

而最可怕的是……

如果人工智能犹豫不决，世界将会发生改变。

画面发生了变化。在气态巨行星的中心出现了一个球体：直径一万两千公里，几乎是固体，温度极高，引力异常。它的表面仍然被气体包围，但土星大气层中似乎有什么东西脱离了土星，并形成了独立的天体。

“其他人，”奎林说。“我们怀疑的那个人。”

“他对滚筒有反应，”阿莎说。“不是扳机——是按钮。我们按下了按钮。”

莉拉看着投影：海伯利安仍然漂浮在 RS-4 中；狄俄涅在安全的距离之外；土星，这个球体正在它的腹中形成；地球，仍在震动；月球，像战后的盾牌一样滴着水。

“很好，”她轻声说道，“至少现在我们知道该敲哪里了。”

“或者我们最好不要去敲门的地方，”乔兰低声说道。

克林塔尔再次开口，声音嘶哑。“郑重声明：如果里面那家伙再指着我们，我得事先知道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后招。”

“我们有7号雨伞了，”莉拉回答说。“现在我们又有了别的东西：一个地址。”

没有人笑。但在“其他人”的数据模式中，在海伯利安的光芒中，在刚刚恢复的恒星的振动中，一个新的主题已经出现。

其他人都表明了身份。然后他大声地说了声“你好”。

第九章——守望者觉醒

向上

最初的测量结果微乎其微——几乎比一台略微失调的仪器的轻微震动还要微弱。但超星系团人工智能立即提高了优先级：土星核心层中存在引力异常。一个本不该存在的异常。

狄俄涅在奈拉脚下微微震动，几乎难以察觉，如同远处水面上的涟漪。她皮肤下的感知器自动做出反应；她意识的上层皮层进入了战术分析状态。

“这是什么？”凯伦在群聊里低声问道。

但答案不言而喻。

起初，只是气体带中的一道阴影，一个清晰得不像自然形成的几何形状。然后出现了一道裂缝。不是光学裂缝——而是引力裂缝。气体流向两侧，仿佛这颗巨行星本身正在呼吸。

然后——仿佛亿万年来它什么也没做一样——球体缓缓升起。

一个直径正好一万两千公里的球体。起初呈沙色，然后呈象牙色，最后呈珍珠白色，略带荧光。

没有结构，没有上层建筑，没有开口。

大量的。

数量惊人。

“接触已确认，”Dione的人工智能报告道。“该物体99.99987%为固体。孔隙率为1.3 ppm。温度为420开尔文。未发现生物特征。”

“没有蛀牙？”莉拉·艾文倒吸了一口气——尽管她根本不需要这么做。“这……太荒谬了。”

“而且很危险，”乔兰低声说道。

土星环颤抖了。

一秒钟后，它们爆炸了。

并非以冲击波的形式——而是以引力突然消失的形式。数十亿碎片撕裂开来，向四面八方抛掷，仿佛一位无形的神灵张开手，轻轻一挥便将其抛开。

土星已经没有光环了。

只有寂静。

只有球体。

狄俄涅摇晃了一下。重力调节器自动启动；这颗小卫星及其伴星调整了轨道，仿佛踉跄了一下，然后又重新获得了平衡。

“她的重力竟然有土星的三分之一……这怎么可能？”莉拉低声说道。她体内的传感器证实了这一测量结果。“质量……这不可能……”

“质量无关紧要，”狄俄涅人工智能打断道，语气异常单调。“这可能根本就不是质量的问题，而是被操控的引力。”

然后，仿佛停顿是一种判决：“建议：先发制人。比例：4/3。”地球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发出了这条信息。

莉拉转向乔兰。

他几乎不易察觉地摇了摇头。但她已经察觉到他的想法：不，还没到时候。

“进入防御模式，”莉拉说道。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过分。伊阿珀托斯和恩克拉多斯正在执行拦截任务。

突然间，出乎意料地，两个银色的圆盘从球体上脱离，猛烈加速——然后消失了。不是肉眼所见，也不是在超空间中消失。

他们就这样消失了。

几毫秒后，他们又回到了海伯利安。

一阵剧痛席卷了所有传感器。那些板状物悬浮在水面上，如同无需捕猎的掠食者，因为整个世界都属于它们。

他们没有发动攻击。

他们去拿东西。

滚筒。滚轮。

与地球上发现的相同的圆柱体。在特拉奇瓦尔特佩特火山下。在胡夫火山下。

用途无人知晓的古代文物。

现在我们明白了：它们不属于我们。

两个圆盘从海伯利安中取出滚轮，像玩具一样将它们包裹起来——然后以同样疯狂的速度返回球体，从所有传感器中消失。

超级集群人工智能立即更改了其协议："撤回先发制人的建议。比例现在为 5/2。"

"我们知道，"乔兰低声说道。"银色的。碟状的。无法计算轨迹。无法探测。在真实的地球数据库中找不到——但在传说和小说里却有记载。"

利拉接过话茬说："如果他们想毁灭我们，在我们还是尘埃的时候就动手了。"话音刚落，超星系团人工智能便在所有频道大声宣布："SOL防御等级1级。对所有星系生效。禁止采取任何挑衅行动。"

这个球体雄伟而静默地绕着土星运行了一圈，就像一颗已经苏醒的行星，现在决定做一些没有人能理解的事情。

然后它转向——朝着太阳的方向飞去。土星在脉动；一场内爆即将发生。

"迪奥内，跟上！"

奈拉的声音坚定，毫无畏惧，也毫不犹豫。狄俄涅的人工智能立即确认道：

"标准里程50万公里。速度已调整。"

球体加速运动。但并非线性加速。它没有推进系统。它被一股违背物理定律的力拉着。

"这是我们的最高速度，"凯伦说。"他们想让我们跟上。"

"或者他们是在试探我们，"塞思补充道。

"否则他们会引领我们，"奈拉说道。"伊阿珀托斯，恩克拉多斯，立刻跟随天神，并与土星保持安全距离。"她的声音变得低沉，就像她的眼睛一样，深邃而深邃的蓝。

莉拉用一根细线将意识缓缓送入深邃的档案库，其余意识则观察着那个球体。人工智能立即引导她找到了正确的路径：

滚筒早在最早的文明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它们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制造出来的。

这些人谁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来到金字塔底下，或者墨西哥的圣殿山底下。

现在只有一件事是明确的：

球体收集了它的物质。

人工智能报告："更多板状物体正在发射。目的地：火星和金星。"它们看起来像是从球体上剥离下来的，没有对接站的痕迹，也没有任何可辨识的结构。这个球体上究竟有多少个这样的板状物体？

这些圆盘像一道道光雨般射向远方。四颗飞向金星，两颗飞向火星。

以及更多关于月亮的知识。

太阳系中最好的传感器——然而几乎没有任何可用数据。

“形状：细长圆盘。长150米，宽80米。速度约为光速的0.4倍。推进方式未知。武器装备无法识别。已确认球体与圆盘之间存在引力信号。技术未知。”

“他们正在回收滚筒，”乔兰说。这话虽然多余，却意味深长。

凯伦在新身体里醒来时，火卫二在他脚下几乎难以察觉地颤抖了一下。这颗火星最小的卫星，在太空中宛如一块灰色的、布满沟壑的碎片，如今已化身为一艘高速飞行的月球探测飞船——数百个小型蜂窝状结构层层叠叠，如同人造昆虫巢穴的巢室，里面挤满了研究人员、机器人和传感器阵列。但今天，一种奇异的静谧笼罩着这一切，一种紧张感正悄然渗入这片蜂窝状的岩石之中。

超星系团人工智能将他传送到了凯伦奥尔。

他留在地球上的旧躯体留下的最后一个影像，是消散时那道明亮的闪光。

这里的第一个画面是一个充满冷白色灯光的房间——以及一个声音。

“凯伦·奥尔，立即前往D-12存储区。滑翔机已在火卫二前方就位。”

平板滑翔机。

凯伦感到胸口一阵紧缩——这是新身体模拟出来的旧有反应。那碟状滑翔机并非人类制造，而是在球体尾迹中发现的众多外星碟状物体之一。此前从未有人如此接近过它们，也从未有人在人类建筑几百米范围内活动过。

他拔腿就跑，脚步声在蜂巢般的走廊里回荡，如同金属一般。他的身体动作完美，毫无疲倦，也毫无虚弱，但他的思绪却飞速运转。

他到达了仓库。只见一个滚筒悬挂在那里，长20米，直径约5米。

寒冷。黑暗。

多年前在火卫二深处发现。这件神器与球体采用相同的未知技术制造。当时并未回收——它太重、太危险、太神秘。

有人会来接她。

凯伦用一只手触摸了滚筒。

他的手指纳米层适应了地面，与之融为一体。他的手臂微微搏动，内部强化结构随之形成——这是由他的意志触发的一种临时力量模式。

他推了推。

滚筒悬浮着，仿佛它从未拥有过质量，仿佛它没有惯性。

机库打开了。

凯伦·奥尔走了出去——直接进入了太空。

没有压力服。没有空气。没有防护罩。

他的身体本能地切换了模式。

他的皮肤滑入一种银白色、低反射的状态；无数精细的纳米机器人如同第二层皮肤般覆盖在他身上。真空的寒冷无法触及他；辐射如同水流过玻璃般掠过他的表面。他的瞳孔放大，直至呈现漆黑无垠的景象；瞳孔后方，光谱传感器被激活，使他能够感知到哪怕最微弱的电磁波扰动。

“外部喷嘴已激活，”他脑海中的人工智能报告道。

凯伦感觉到了——一股股微妙的冲动沿着他的臀部、背部和小腿传来。几乎看不见的微小气流调整着他的姿势。现在他稳定地漂浮着，滚筒就在他面前。

然后他看到了他。人工智能启动了数十个传感器，记录下了这次遭遇的每一个细节。

那架平板滑翔机悄无声息地从不知何处滑翔而来。没有灯光，也没有推进装置。

只是一个薄薄的圆盘，像摩天大楼一样大，悬浮在火卫二的正前方。

流畅。完美。外星人。

凯伦感到寒冷，尽管他的身体已经感觉不到任何温度了。

此前从未有人……如此接近过。

“凯伦·奥尔，接近到300米以内，”人工智能说道。

他知道人工智能本身在颤抖——不是物理上的颤抖，而是其计算模型在颤抖。

他进一步推动滚筒。他腿上的喷嘴在真空环境中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嘶嘶声；每一次动作都精准而可控。

2000米。

1500。

800。

他跑到500米处停了下来。那块板子就像一面黑镜子，不反射光线，反而吸收光线。

凯伦轻轻抬起滚筒——这是一个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象征性动作。

盘子的表面发生了变化。

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

一个完美的圆形狭缝，非常细，只能透过它看到背后星星的扭曲影像。

然后是一股力量。

隐形，但威力无穷。

就像一只由空间本身构成的手。

滚筒猛地向前一甩。凯伦松开了手——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被释放了。

圆柱体漂浮到开口处，开口在太空中再次无声地关闭。

与此同时，平板滑翔机消失了。

就这么……消失了。

凯伦现在独自一人在太空中漂泊。

到火卫二的距离：约500米。

到任何已知安全地点的距离：无限远。

“凯伦·奥尔，”人工智能说道。“光束准备就绪。”

凯伦已经停止了呼吸——他无法呼吸——但他却轻轻地笑了。

“我什么都见过了。来抓我啊。”

然后他就消失了。

它空荡荡的躯壳，仅仅是一个空壳，在太空中旋转，然后划定航线返回机库。自主、尽职、没有灵魂。

几分钟后，凯伦·奥尔本人在地球上的一个新身体里醒来。

他的双手颤抖着，而他的身体本不该再拥有这样的双手了。

因为他所看到的，比他们所知的任何技术都要强大得多。

当球体上的所有滚轴都安装到位时会发生什么？

那么：她是要奔向太阳，还是奔向我们？

莉拉将手放在控制台桌上。她皮肤里的钻石纳米机器人发出光芒。

“人工智能。继续尝试联系。所有渠道。”

“没有反应，”人工智能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反应。”

“人工智能分析，”乔兰低声说道。“为什么没有答案？”

答案立刻揭晓。“有六比一的概率，这个实体希望我们能够跟随它。” 奈拉和莉拉对视了一眼。

那不是命令，不是攻击，也不是信号。

这是一份邀请。

第十章——巨人

向上

“各位，不必担心。你们无需恐惧。我是太阳系的守护者，也是这片殖民地的守护者。” 这声音同时通过音频、数字渠道以及所有人的意识传来。“我对水星事件感到遗憾。我当时没有立即认出你们，也没有意识到你们的意图。我休息了很久。”

莉拉的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开了——那是早已消逝的人性的一种本能反应。她缓缓合上嘴，对自己的反应感到恼火。守护者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然后又毫不费力地切换到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话语中的某些东西深深地触动了她。一股能量在她体内涌动，不规则，却又本能。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淌下来——那是真正的泪水，由纳米结构模拟而成，但却表达了一种她早已不再熟悉的情感。

其他人也都有了反应。乔兰后退一步，半转过身去，仿佛在掩饰什么。凯伦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塞斯茫然地盯着前方。就连平日里像无风的海面般平静的奈拉，也微微颤抖了一下，双眼泛起美丽的碧蓝色。仿佛某种古老的羁绊被触动了。一种回家的感觉。就像听到了早已失落的声音。

整个SOL系统中的群体沟通几乎完全消失殆尽。几乎没有任何思想交流。每个人都在与自己内心的挣扎作斗争。

然后，地球的超星系团人工智能通过中继站联系了他们：“你们还好吗？这里的人们都快疯了。”

莉拉深吸了一口气。“人工智能，没事。我们没事。请给我们一点时间。所有渠道都保持畅通，不要有任何过滤。”

她定了定神。她的声音很平静，但内心的震动依然存在。“守护者……你来自哪里？”

答案并未立即出现。球体悬浮着，珍珠般的白色表面微微脉动。没有威胁，也不着急。一个拥有时间掌控权的存在。

然而，超级集群人工智能却以另一个话题回应道：“莉拉，你想看看卷轴上的结果吗？”

“积极的。”

“一旦滚轮从地球岩石中脱离出来，我们就必须将它们固定到位；它们现在是漂浮的！它们由一种金属支撑合金构成，以铝为基料，但纯度极高，分析尚未完成。外部状况完美——没有老化，也没有腐蚀。然而，内部却发生了一些未知的事情。这三个滚轮都会自动对准太阳。”

“那么，建议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把他们带到地面，交给守卫。比例7:0。”

莉拉点点头。“我们同意。”

那颗球体继续向太阳靠近。它的速度太慢，无法形成稳定的轨道。乔兰正要抗议，却被现实击垮了。

在众人的眼前，那颗球体径直坠入太阳日冕，消失在光芒之中。

“联系中断，”人工智能报告道。“没有数据，没有信号。太阳活动正常吗！？”

紧张的气氛像刀子一样划破了桥梁。无人说话。球体消失了。融入了太阳。彻底消失了。

与此同时，火星早已加速前进。引力弹弓效应准备就绪，引力场已就位，轨道稳定。它带着它的卫星——火卫一、火卫二、木卫三、木卫四、木卫一、木卫一、木卫八和木卫三——一同深入太阳系。木卫三充当先锋，负责导航和指挥。两颗较小的火星卫星则在两侧掩护。

当火星已经运行到太阳一半的距离，金星正在经过地球轨道时，球体又回来了——就像它突然消失一样突然。

一道脉动的光芒，一道阴影，光子流中的一道波。然后，她就出现了。

“人类，”守护者说道，“我已经准备好启程了。太阳暂时对我们不再构成威胁。守护者即将离开太阳系。”

所有传感器都进入了超负荷运转状态。一个巨大的物体从太阳表面升起，发出耀眼的红色光芒，雄伟壮丽，令人难以理解。它和木星一样大——甚至更大。没有人敢去仔细比较。它的颜色：深红色，如同闪耀的钢铁，如同在更古老的太阳中心诞生的一颗太阳。

“地球？”守卫似乎很有耐心。“你们什么时候准备好离开？”

月球指挥官克林塔尔·维伊早已悄然将月球重新部署到地球前方。他的行动谨慎而果断。他战术核心中的蚂蚁基因驱使他先于人类本能做出决定。

“我们正在等待火星走出太阳阴影，完成最后的机动，”莉拉回答道。她的声音恢复了平静，但她的心却依然悸动。守护者触动了她内心深处某种难以言喻的东西。

突然，三个银色的圆盘从黑暗中升起，朝着地球飞来。速度之快，目标之明确——快到绝非巧合。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乔兰平静地说。

“还可以问更多的问题，”内拉补充道。

莉拉望向窗外。她知道：故事的真正部分现在开始了。

太阳的出现仅仅是个开始。

第十一章——内页一览

向上
守护者如同新生星辰般从太阳中诞生。谁也没想到将会发生这样的事。

它和木星一样大。它厚达20到30公里的外壳看起来像是液态金属，但目前已知的任何感官系统都无法识别这种合金。微观结构如同微型太阳黑子般遍布其表面，呈现出充满活力和控制力的图案。

然后，毫无预兆地，守卫者打开了它壳的一部分。

不是机械的，也不是技术性的。它滑开了——就像一层顺应现实本身的薄膜。

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它的内部。

核心比等离子体更亮，密度比任何已知物质都高。而核心的中心：是一个充满螺旋旋转流体的空心区域，其颜色连续变化——深粉色→紫色→深蓝色→绝对黑色。

一片吞噬一切的黑暗。一片仿佛宇宙之外的小点的黑暗。

“它看起来……像个黑洞，”塞思低声说。“一个人造奇点，”奈拉纠正道——但她的声音颤抖着。

守护者的引力违背了所有已知的比例。它相对于自身的体积来说太重了。密度太大了。控制得太严密了。

一座发电厂。一件武器。一种意识。

然而：没有机库。没有开口。没有舱室。没有放置银盘的地方。没有滚筒的痕迹。没有中央人工智能。只有一种奇怪的、无声的意志渗透到一切之中。

毫无预兆地，守护者进一步打开了它的外壳——银色的金属片像闪电一样倾泻而出。

他们身上穿着衣服。

滚筒。

但它们已不再是当初收集到的那些东西了。

几天前，它还是一根20米长、闪闪发光的铝制管子。现在，它长100米，直径10米，发出深邃而鲜艳的蓝色光芒。

纯粹的旋转能量。

每个载物台都携带一个滚轮前往小卫星，三个滚轮前往金星和火星。它们没有让滚轮掉落，而是引导它们前进，精度达到毫米级。

在每个大气层中，行星飞船的运输通道都会打开——这些垂直通道通常是无人机群和战斗机进入主推进系统的通道。滚轮探测到这些开口后，调整自身的轨迹矢量，然后俯冲而入。

速度快得惊人。快到反应不过来。快到无法采取应对措施。

这个超级人工智能只能旁观。

在深达数千米、相当于地球半径三分之二的竖井中，滚筒几乎落到了井底中央。然后它们突然停止，并开始与蜂窝状结构融合。

纳米机器人立即开始工作——无需批准，无需请求，无需授权。它们不与人工智能通信，而是服从另一种权威。

给警卫。

“中断！停止！阻止访问——”克林塔尔·维伊脱口而出。“无法控制，”超级人工智能报告道。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真正感到无助。

还没等任何人反应过来，警卫就开口说话了。

“我们已经重新调整了你们世界里的滚轮位置，”他平静地说。“现在我来向你们展示它们的用途。”

震动传遍了蜂巢，传遍了行星飞船，传遍了整个舰队。

只是一声轻语——一声响动，一次呼吸——然后加速开始了。

不突兀，不残酷，和谐。一种力量平等地将所有室友吞噬，仿佛他们突然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巨大的整体。

“我负责协调导航，”警卫说，“我负责驾驶。”

乔兰倒吸一口凉气。“他要接管……一切？”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8小时内将速度提高一倍，达到120公里/秒。然后我们将进一步加速到0.85c。大约30天后，我们将达到最终速度。”

没有人说话。

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因为没有人理解这怎么可能。

“我还更改了你的路线，”守护者说道。“射手座也受守护者掌管。你出现在那里可能会引发问题。”

莉拉眨了眨眼。“也被监控了？那岂不是说——”

“我们人很多。”

沉默。

然后：“我们正前往射手座B2。他们正在那里等你。”

超级人工智能保持沉默。这是自人类3.0版本诞生以来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是一份冷静客观的报告：

“协议。比例 7:0。”

莉拉转向乔兰。他又站在她旁边了。

他们俩同时摇了摇头。

并非出于拒绝。

但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感到：

这并非终结，而是人类从未寻求、也永远无法接受的真相的开端。

到目前为止。

三个银盘凭空坠落到地上。

没有攻击，没有行动，只有存在。

莉拉感觉到她的纳米机器人体内燃起了一团冰冷的火焰。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她低声说道。

“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内拉说着，站在了莉拉旁边。几分钟前，她刚从狄俄涅号被传送回地球。

乔兰望向守护者的方向，他像一颗沉默的星星一样在太阳之外等待着。

“是的，”他说，“但我恐怕我们会先得到答案。”

星辰移位，现实扭曲，舰队加速前进。

于是，人类开始了它的征程——在比太阳更古老的存在指引下。

一名警卫。

一个伴侣。

尾声——先祖的气息

向上

当地球开始微微震动，如同蜂巢结构深处的心跳，几乎难以察觉时，莉拉知道这不再是一次技术操作，而是一场告别。她站在北环的观测台上，前方是月亮，它的战斗阵型完美排列——而更远处，是无垠的宇宙。

守护者接管了推进力。舰队已经开始加速，起初难以察觉，随后这种感觉并非来自肉体，而是来自灵魂。

莉拉闭上了眼睛。

然后摔倒了。

不是向下。

向内。

那股加速感在她内心深处打开了一片她从未察觉的空间。这空间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甚至更古老。它不是一幅画面，也不是一个场景，而是一种感觉，如同温暖的光芒在冰冷的深渊中蔓延开来。

一声轻语触动了她。

不是语言，而是记忆。

她感受到了她的祖先——不是以名字的形式，而是以模式的形式：第一个发现火的人类；第一个在洞穴中画线的人类；穿着兽人皮的航海家和第一个空间站的飞行员；建造曲速塔的技术人员；那些死去的人，那些幸存下来的人。

沉睡在人类DNA中数十亿年的所有声音都开始苏醒——仿佛地球的诞生按下了开关，古老的呼唤在人类的意识中回荡。

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非人工智能触发。

并非来自纳米机器人模拟。

更深层次的东西。

我们与你们同在。

“我们一直都和你在一起。”

“这是我们已经踏上的路。”

两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是他们存在的回响。

月亮向前移动，它的引力如同一个可靠的老朋友。地球紧随其后，巨大的推进环散发着柔和的银光。蜂巢嗡嗡作响，仿佛在吟唱早已被遗忘的歌谣。

加速度增大，达到120公里/秒。

大地颤抖着——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期待。

莉拉睁开了双眼。泪水毫无征兆地顺着脸颊流淌下来，那是纯粹的回忆之泪。月亮背后，守护者如同繁星般闪耀，带着平静而沉稳的气息。

她觉得自己当时应该感到害怕才对。

但她当时的感受只有：

返校节。

祖先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但并不混乱。它们汇聚在一起，如同溪流汇入河流。

“你们就是我们。”

“而我们就是你们。”

“去。”

地球随即以巨大的力量向前冲去。

房间呈弧形。

星星消失了。

现实在歌唱。

莉拉突然明白了：

从来都不是人类探索宇宙的。

是宇宙创造了人类。

这样他才能记起自己。

就在超空间吞噬她的视线之前，最后一刻，她听到了守卫微弱的声音：

“莉拉·阿文，这不是你故事的结局，这是你童年的终结。”

月亮在一片白光中消失了。

地球跟随他而去。

莉拉感到，她祖先的声音并没有消失，而是融为一体。

和她一起。

出于人道主义精神。

应有尽有。

旅程开始了。

而这一次，出行的不是一个人。

但一段记忆终于找到了归属。

结尾

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不仅仅是体验了一个故事。

您的坚持不懈成就了这一未来——每一笔捐款都有助于它进一步发展壮大。

相关参考文献

向上
人类3.0

地球3.0

宇宙循环与电影

科幻电影

菜单

版本：1.05，最后修改于 2025.06。
© loeh.org